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44n0048

弘慈廣濟寺新志

清 釋湛祐撰　釋然叢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卷首
    - 寺圖
    - 十景圖說
      - 中庭放鶴
      - 經臺夜月
      - 院樹秋陰
      - 花開方丈
      - 大椿團蓋
      - 別室馴猿
      - 香裊深窓
      - 仙棗垂瓔
      - 十景圖跋
    - 序
      - 余賓碩序
      - 原序
    - 御製弘慈廣濟寺碑
    - 御書扁額
    - 目錄
  - 建置
    - 創建沿革
    - 山門
    - 天王殿
    - 東雲水堂
    - 延壽堂
    - 米庫
    - 鐘樓
    - 煤炭庫
    - 書記寮
    - 澡影寮
    - 磨房
    - 馬房

- 皷樓
- 菜房
- 客寮
- 改過泉井
- 大雄寶殿
- 伽藍殿
- 米庫
- 客寮
- 鐘板堂
- 殿主寮
- 茶房
- 料庫
- 香積寮
- 來悅寮
- 祖師殿
- 職事寮
- 習戒堂
- 雜用寮
- 行人寮
- 客寮
- 香積厨
- 齋堂
- 普門殿
- 古槐
- 總持堂
- 彙善堂
- 流雲軒
- 馨生窩
- 月軒
- 返照室
- 返照室
- 別室
- 客寮
- 第一關
- 自鏡堂
- 羯磨堂
- 大藏經閣
- 東方丈

- 西方丈
- 東西樓閣
- 遊廊　東西配房
- 戒壇
- 遊廊
- 毘盧殿
- 閣東小樓
- 閣西小寮
- 大悲壇
- 東觀堂
- 西觀堂
- 地藏閣
- 閣左靜室
- 別室
- 建置跋

- 碑銘頌
  - 弘慈廣濟寺碑銘
  - ■■■弘慈廣濟寺助緣碑偈
  - 重修廣濟寺碑記
  - 重修金佛像碑記
  - 御製廣濟寺碑文頌
  - 改過泉銘
  - 基慧泉銘
- 傳記序
  - 傳
    - 喜雲慧大師傳
    - 恒明美律師傳
    - 滿月清法師傳
    - 玉光壽律師傳
    - 萬中祿律師傳
    - 德光祥律師傳
    - 道光會律師傳
    - 復初仍律師傳
    - 天孚祐禪師傳
  - 記
    - 大悲壇記
    - 旃檀佛記
    - 廣濟戒壇記

- 序
  - 金陵印藏序
- 賦贊跋
  - 廣濟寺賦
  - 觀音三十二變相贊跋
- 尊宿
  - 萬松老人
  - 雲炎師
  - 密圓師
  - 復庵師
  - 欣怡師
  - 克念師
  - 玉庵師
  - 翠峰師
  - 普化師
  - 徧如師
  - 續炎師
  - 恒老人
  - 道庵師
  - 道炎師
- 塔院
- 下院
- 題咏
  - 冬日過廣濟寺
  - 宿廣濟寺
  - 偕白塔寺欽上人過廣濟寺
  - 題廣濟寺
  - 冬日同鄭侍郎遊廣濟寺
  - 過廣濟寺
  - 冬日遊廣濟寺和廣霞韻
  - 遊廣濟寺用前韵
  - 遊廣濟寺用前韵
  - 廣濟和韵
  - 過廣濟寺
  - 同馬祖修過廣濟寺（二首）
  - 同昭亭遊廣濟寺（二首）
  - 遊廣濟寺和前韵（二首）
  - 遊廣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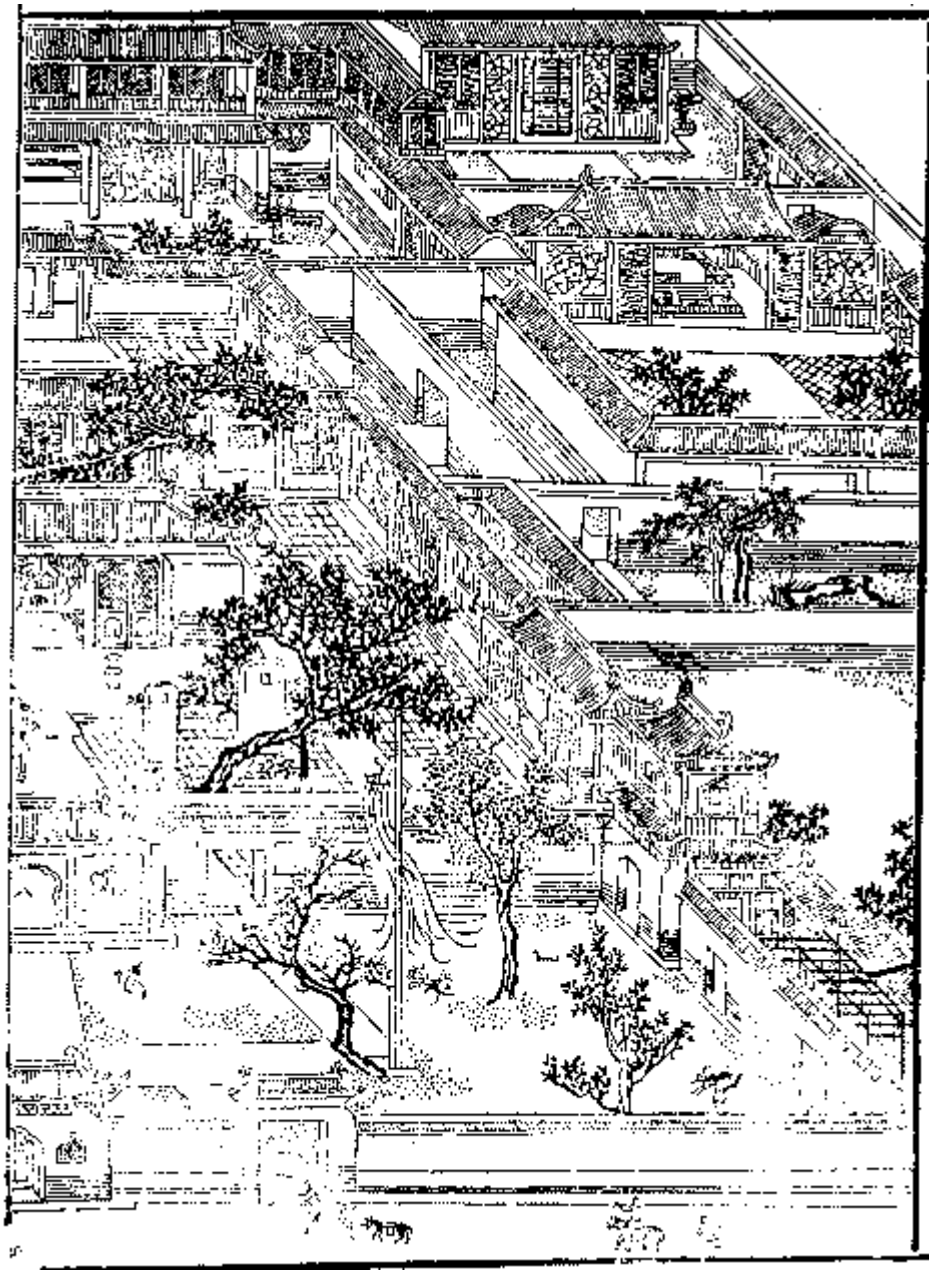
- 過廣濟寺
- 題廣濟寺
- 同石農白紅橋看落照，遂過廣濟寺
- 廣濟寺祝天孚兄五十壽
- 贈睡林法侄
- 宿廣濟與諸公夜話
- 和輪菴和尚自玉泉投宿廣濟寺
- 重過廣濟，贈睡林上人
- 己卯秋日同敬夫過廣濟訪睡公（二首）
- 冬夜宿摠持堂，用少陵夜宿贊公土室，韵二首
- 贈睡林上人
- 己卯秋日，同石農過廣濟寺，訪睡林上人（二首）
- 重過廣濟寺訪睡林上人
- 題廣濟寺月臺古槐
- 廣濟寺後古槐下納凉
- 壬申三月九日過廣濟寺藏經樓看海棠
- 前題
- 己卯暮春曹恒齋供奉招集諸子廣濟寺看海棠
- 前題，分得十五咸
- 前題，分得十二侵（二首）
- 前題，分得八庚
- 前題，分得九佳
- 前題，分得五歌
- 己卯暮春，邀諸公廣濟寺，看海棠分得十一真（二首）
- 寒月宿廣濟嘯軒
- 題廣濟寺雙樹
- 冬日憩別室
- 別室八首
- 別室晚晴
- 十景詩
  - 梵閣春雲
  - 經臺夜月
  - 中庭放鶴
  - 別室馴猿
  - 花開方丈
  - 香裊深窻
  - 院樹秋陰
  - 海棠晚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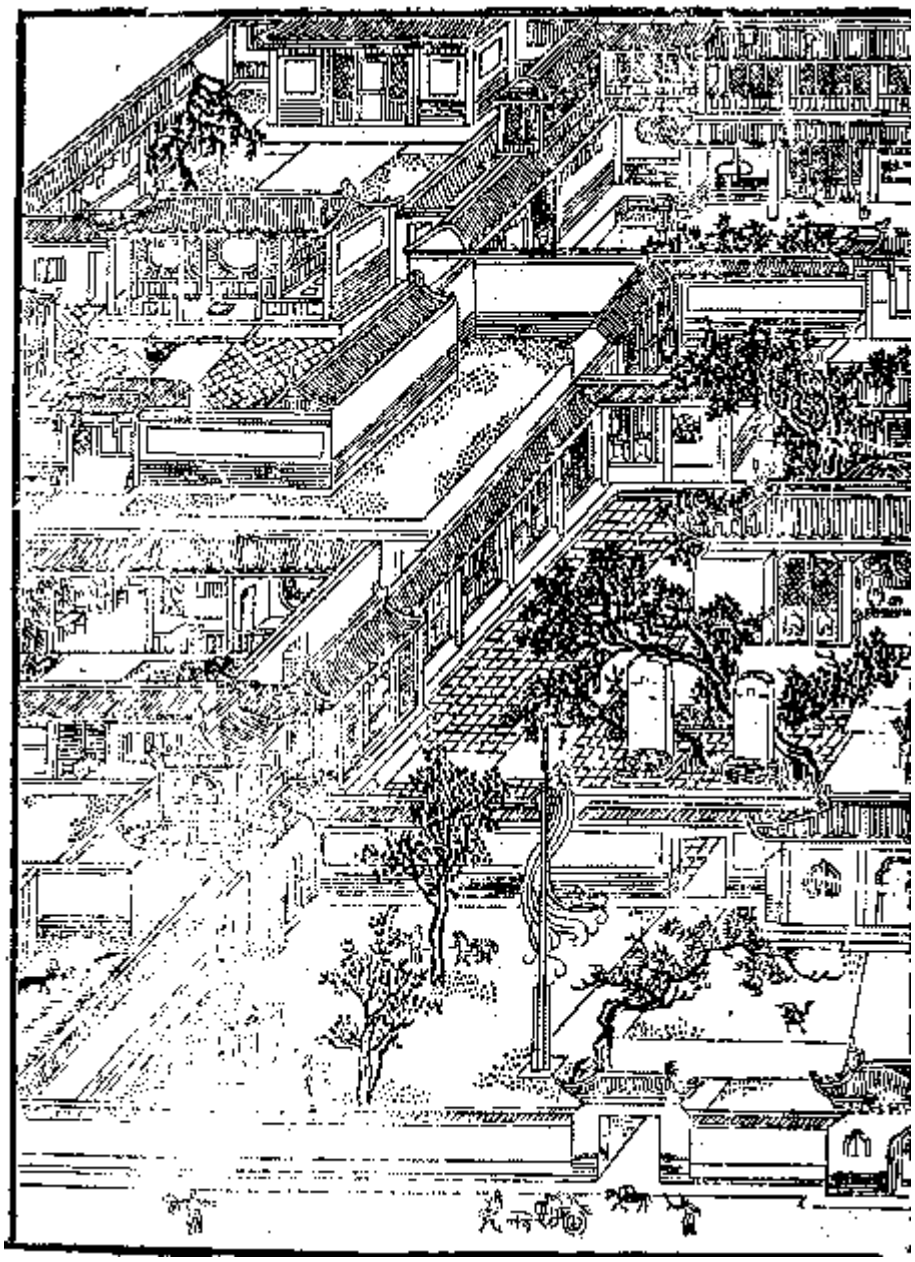
        - 大椿團蓋
        - 仙棗垂瓔
      - 自述滿江紅詞(　四首)
      - 南軒晚坐(　二首)
      - 雪後登廣濟寺藏經閣
      - 春日藏經閣曉望
      - 遊廣濟寺藏金閣
      - 遊廣濟寺藏經閣
      - 雪夜登廣濟寺藏經閣
    - 廣濟舊志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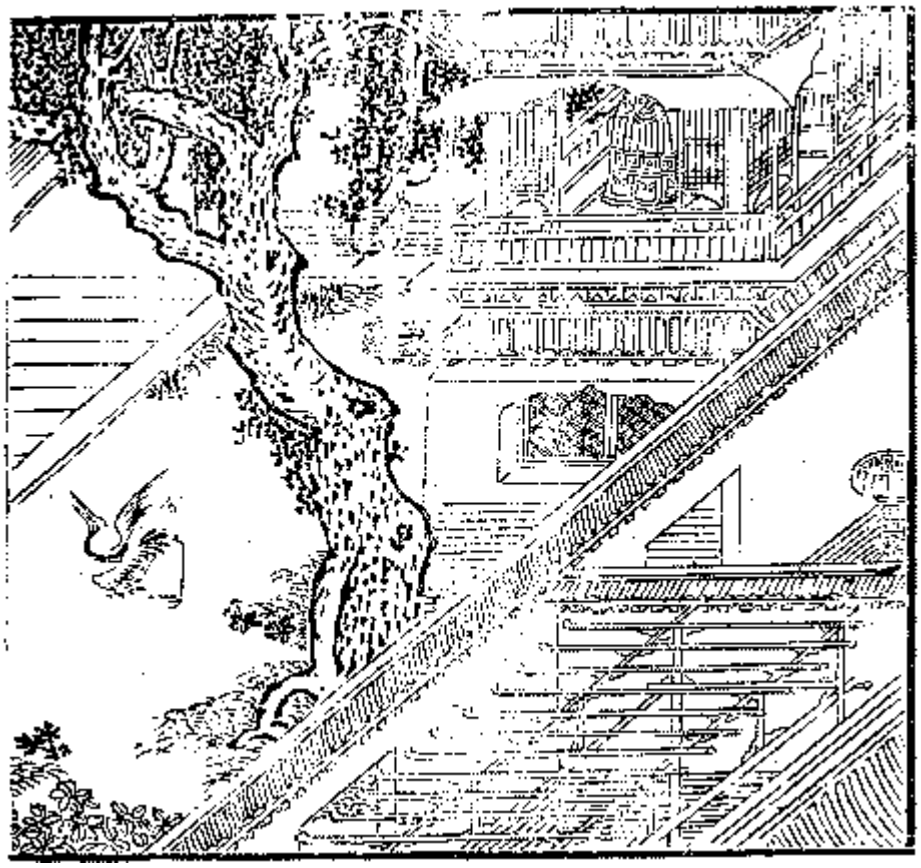
弘慈廣濟寺位於北平內城之西、大市街北，東望西華門，西接阜城門，地敞而境幽，近市而塵隔，雖非山林，實山林也。寺始創於宋末，原名「西劉村寺」；元末兵燹之後，已廢為荊榛瓦礫之墟。至明憲宗時，潞州僧喜雲法師因土人掘得石佛，即於其地重建今寺，賜額「弘慈廣濟」；清康熙間，湛祐禪師建大悲壇，並創修新志，發凡起例，廣輯文獻，後經然叢法師編輯，釐為三卷，前繪寺圖一幅，下分繪十景：中庭放鶴、經台夜月、院樹秋陰（原書缺此景左頁，又缺梵閣春雲全景及海棠晚色景右頁）、花開方丈、大椿團蓋、別室馴猿、香裊深窗、仙棗垂瓔。廣濟壇前絢彩蒸霞、陸離璀璨、花木垂陰、雲烟繚繞、猿鶴聞經之佳趣，躍然圖上。次錄康熙「御製弘慈廣濟寺碑」，以次則分建置圖、碑銘頌、傳記序、賦贊跋、尊宿、塔院、下院、題咏等八門。建置門記本寺之建置沿革，本寺主要建築有山門、天王殿、東雲水堂、延壽堂、大雄寶殿、東伽藍殿、祖師殿、普門殿、大藏經閣（內貯大藏尊經六百七十七函）、戒壇、毘盧殿、大悲壇、地藏閣等。碑銘頌門所錄諸文，皆有關建置。傳記序門錄有喜雲慧大師、恒明羔律師、滿月清法師、玉光壽律師、萬中祿律師、德光祥律師、道光會律師、復初仍律師、天孚祐禪師之傳記；另有大悲壇記、旃檀佛記、廣濟戒壇記，則有關建置；又錄「金陵印藏序」乙篇。賦贊跋門僅收「廣濟寺賦」、「觀音三十二變相贊跋」二篇。尊宿門記本寺之僧侶。塔院、下院二門亦建置之屬。題咏門收歷代文士之詠詩。後附「廣濟舊志跋」。按是志所收，泰半為編者湛祐之所撰，靈光片羽，亦可珍寶。茲據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大悲壇本景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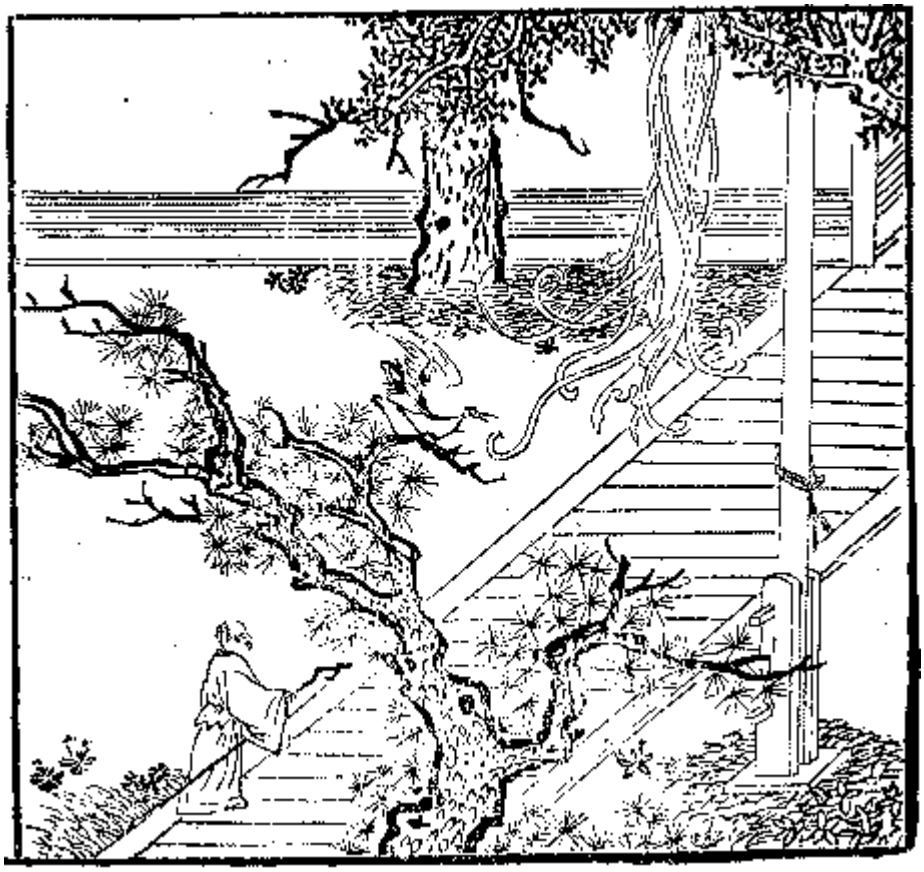


中庭放鶴

師誦經次，忽有白鶴降於庭中，若聆妙法者然。由是以來，雀或時至時不至，乃異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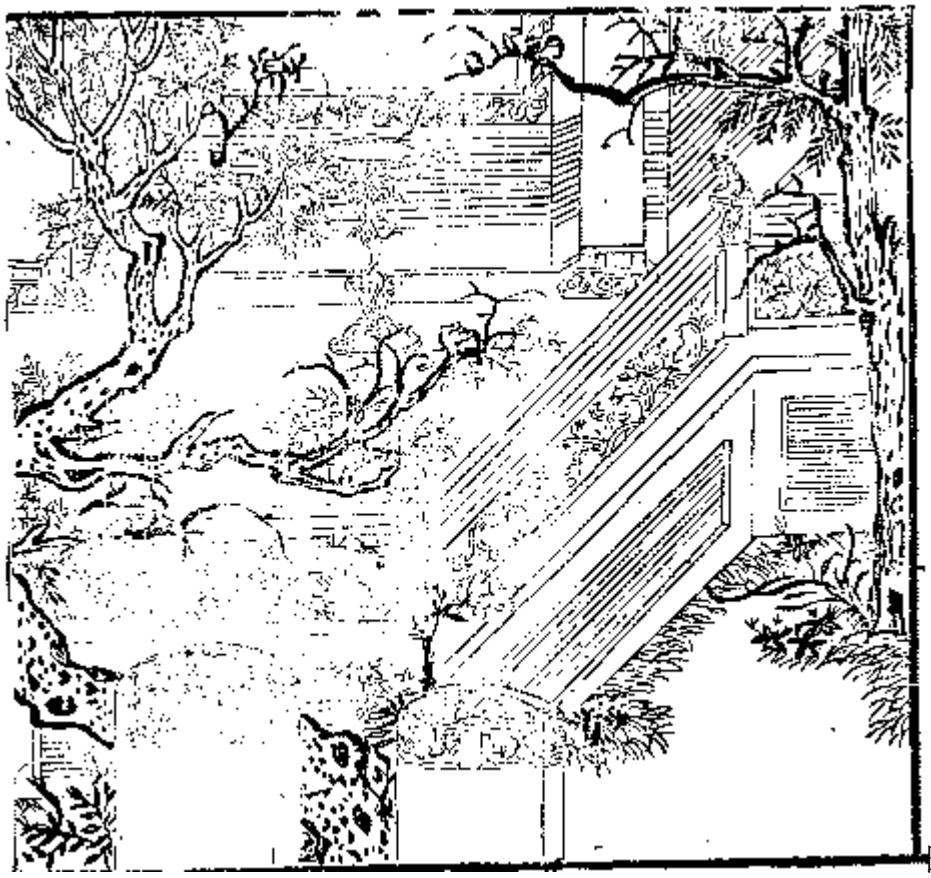


禪誦感仙禽　忽自雲中落
飛去復飛來　可鄙揚州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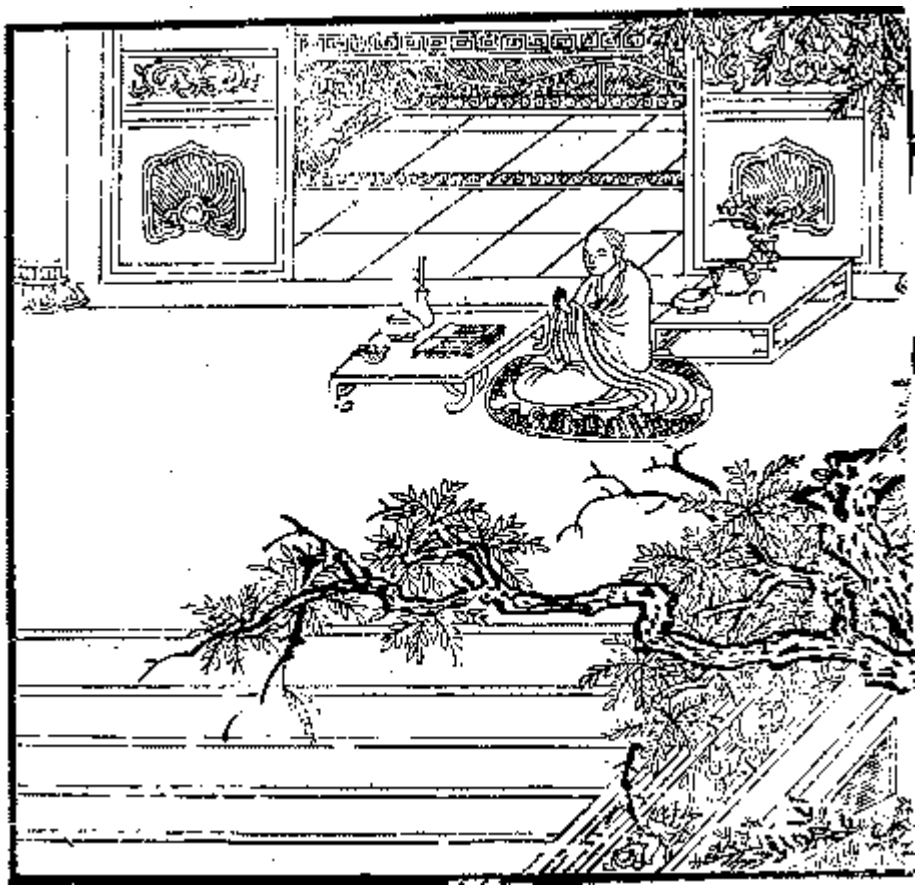
經臺夜月

一夕經臺散步，口誦貝音，忽見浮雲中斷，朗然月出，光滿虛空。對此皎皎玉輪，殊覺禪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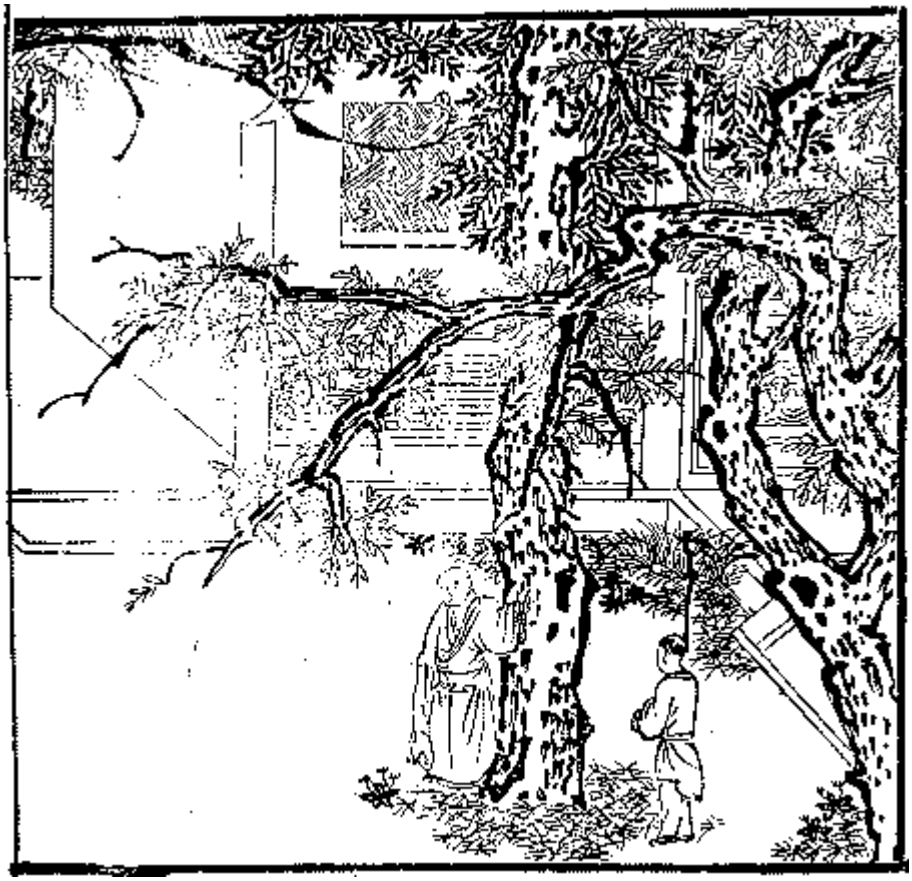
暎，一腔澄徹，豈六祖所云「心如明鏡臺」者非耶？

明月在浮雲　光輝何處起
老人方徘徊　獨立松陰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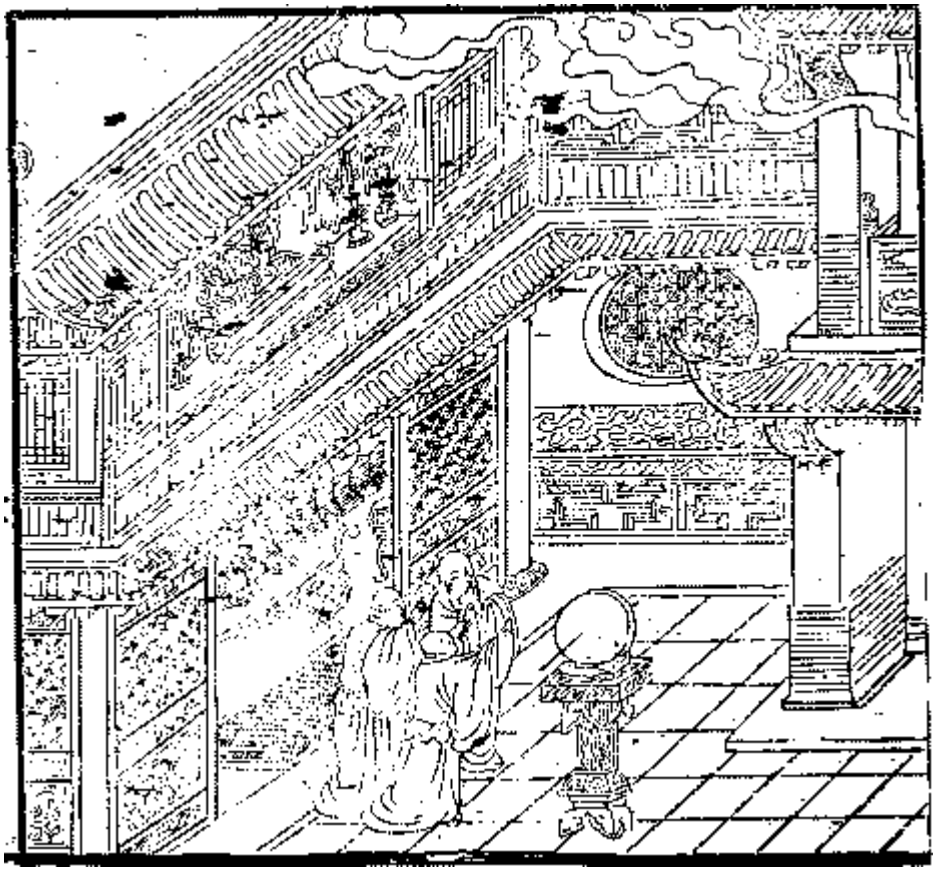


院樹秋陰

西劉村舊有古木數十，蓊然可觀，居人納涼其下，天雖溽暑，而薰風徐引，宛然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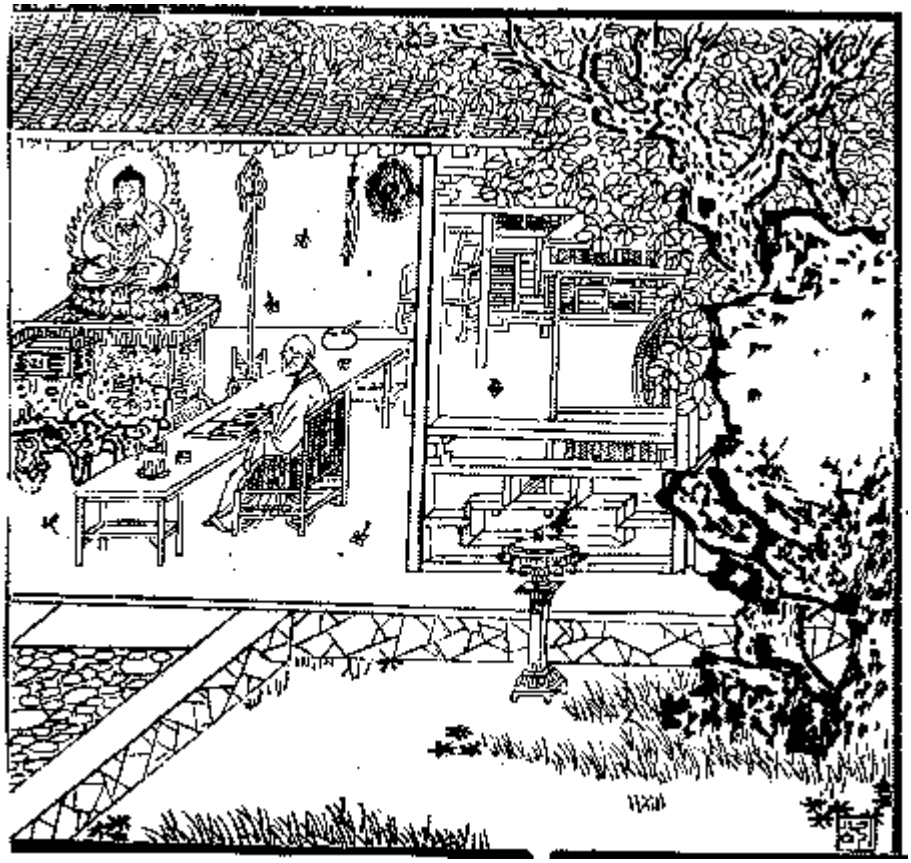


梵閣高嵯峨　登臨發長嘯
凭欄不見人　雲影閑相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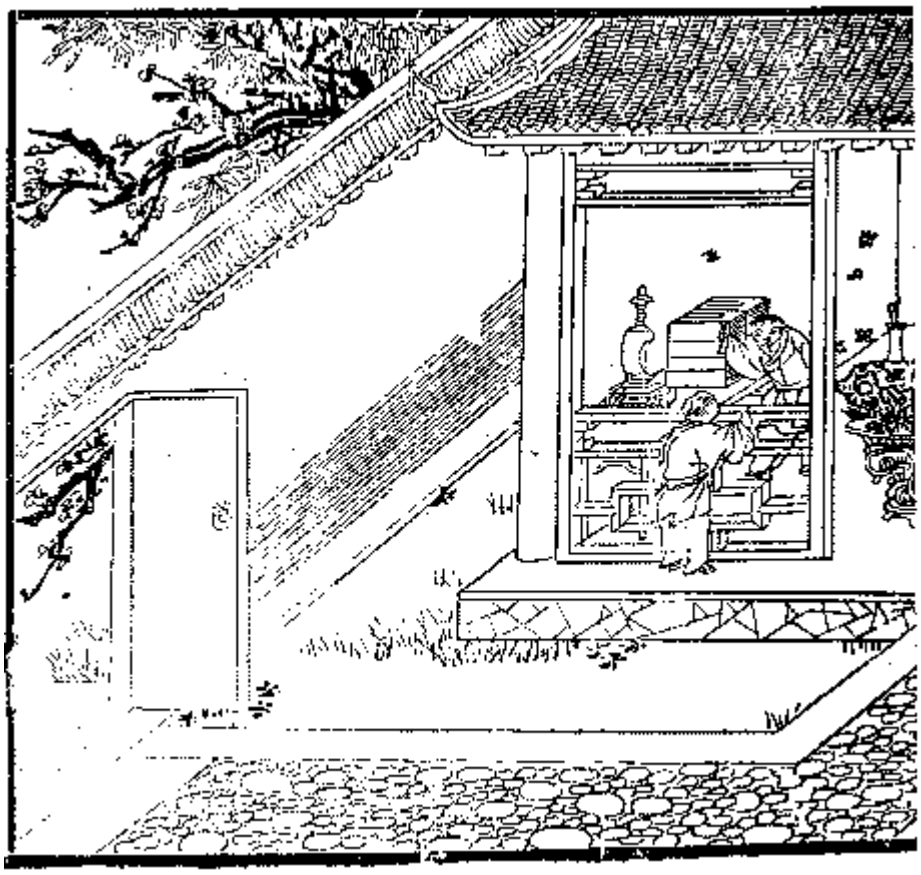


花開方丈

玉光師持誦華嚴幾二十載有奇。停午時異花繽紛，從窓外飛入，師出定，大皆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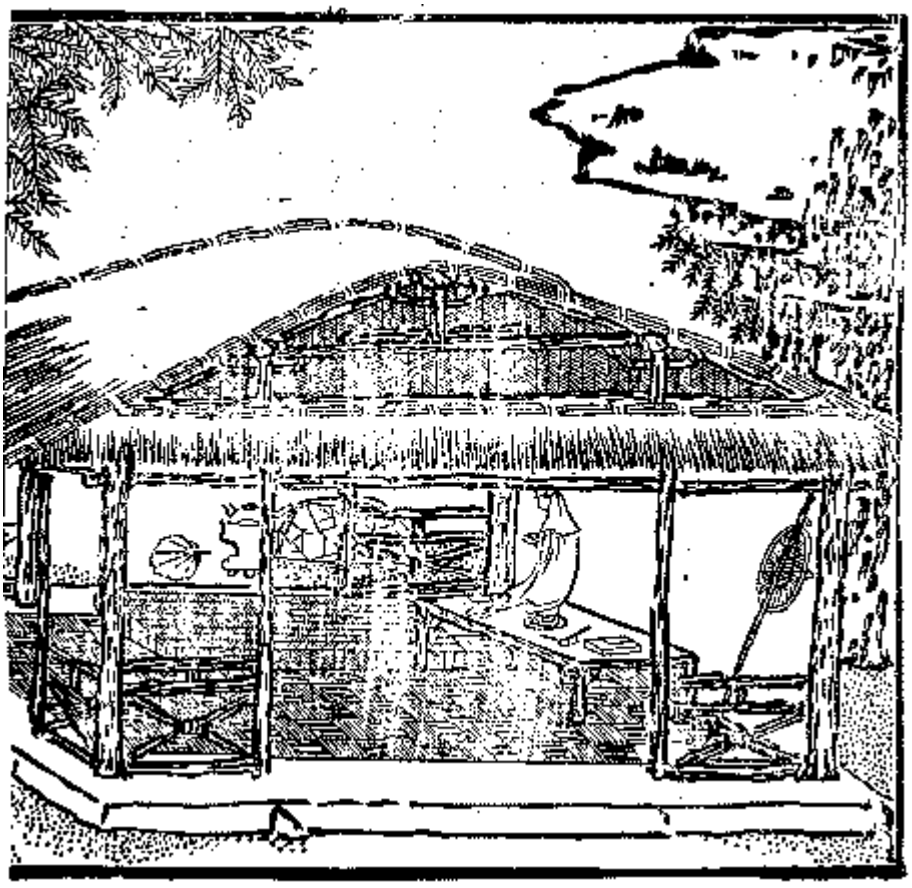


風起虛庭中　異花飛入室
兒童喜復驚　主人渾不識



大椿團蓋

山門之東有大椿一本，望道人所遺。喜師結茅其側，時與廖公屏徃返，相得甚歡，迺發重建本山之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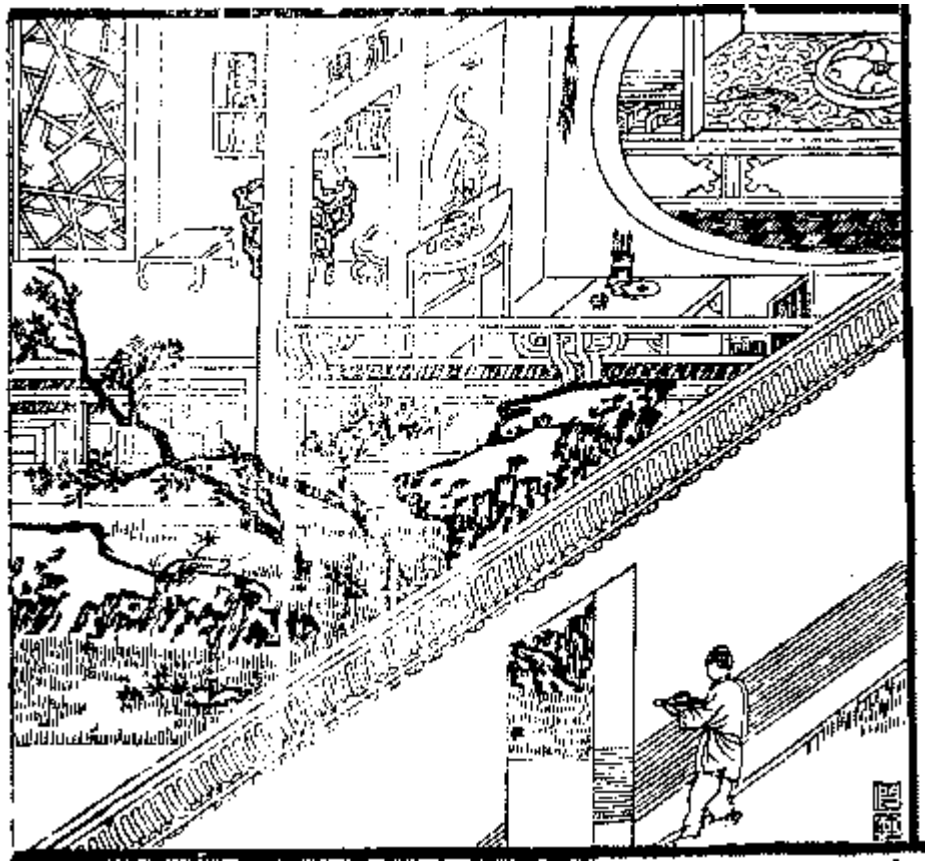


靈椿大如葢　遮日復遮雨
安禪不出門　此中何所取



別室馴猿

南征者送一猿于別室，天孚大師常以此猿說偈示，有法語若干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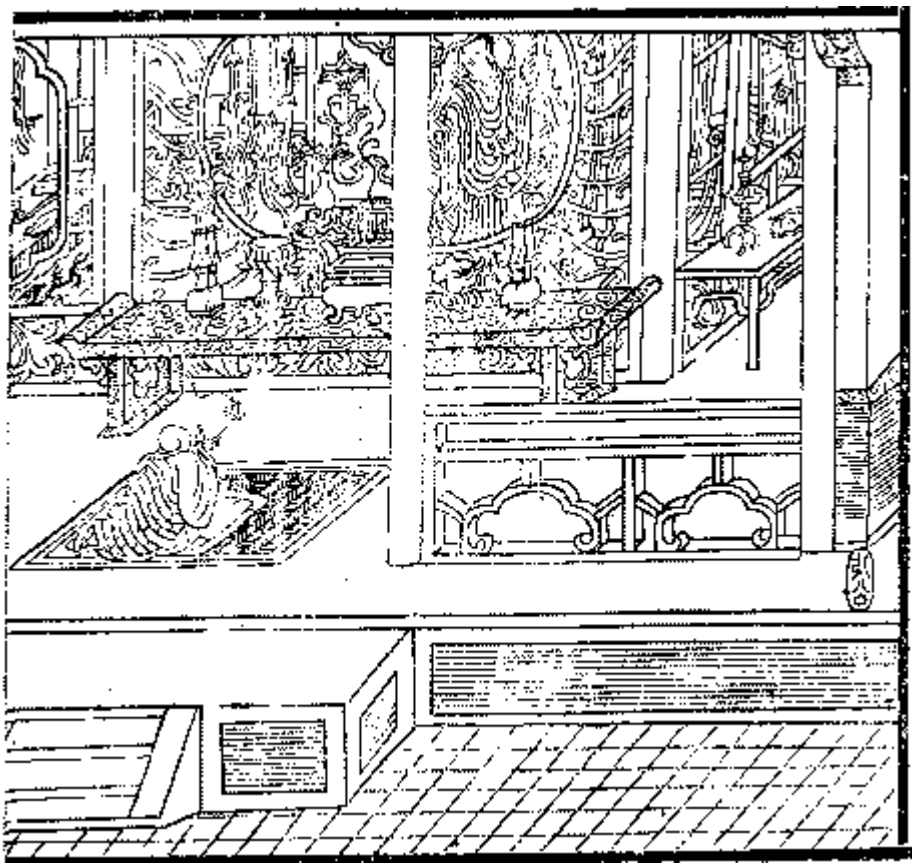


猿子出深山　居然有佛性
何當脫去皮　直上高峯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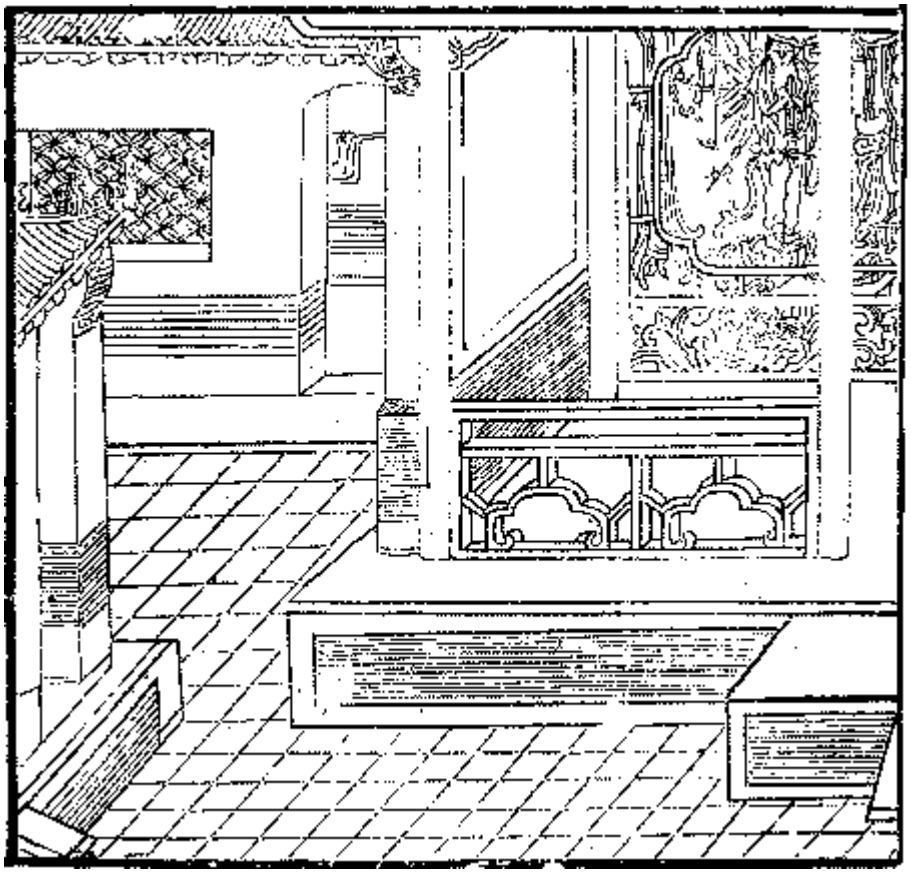


香裊深窓

大悲壇落成，修懺祝國，深窗香氣直接重霄，彷彿有蓮幢掩映。



籠窗香氣深　裊裊空中舉
借問隔窗僧　爐烟在何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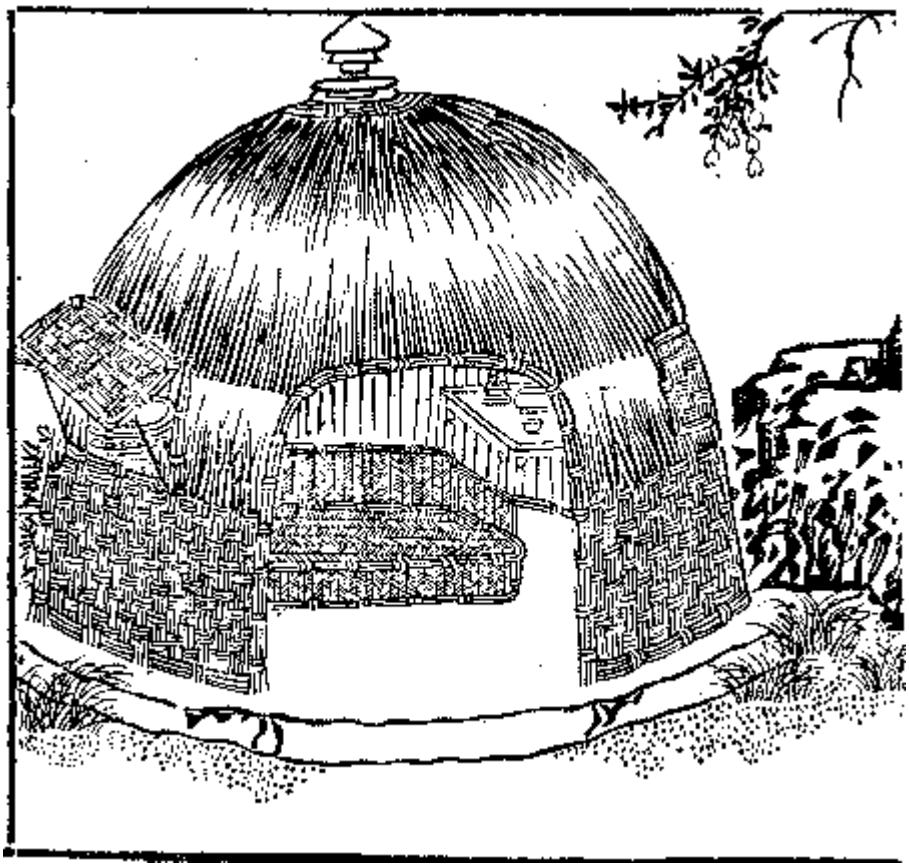


仙棗垂瓔

望雲道人為天臺裔，手植大棗，廣蔭丈餘。雲皈喜師，棗遂化為瓔珞。



大棗來天臺　變種為瓔珞
能移草木情　感化功何博



名剎廣濟，居內城之西，地敞而境幽，近市而塵隔，雖非山林，實山林也。歷有高贊舊住，宣揚法教，利益群生。今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皇上賜御書匾額，莊嚴色相。由是廣濟壇前，絢彩蒸霞，陸離璀璨，雖古秖樹鷲峰，不是過矣。至若寺中花木之垂陰，雲烟之繚繞，猿鶴之聞經，雖繪十景於前，而佳趣摹寫不盡，實未足以形容其妙，聊以表其大畧云爾。

序

佛法來自東漢，於是乎始有經與寺。繼而盛於晉，於是乎遂有戒壇講席。其後曹溪滴乳，心心相印，於是乎乃有宗旨源流。歷五代、唐、宋、元、明以來，葢千餘年矣。至於禪教二途，日增凌替之感，惟律師家精持毘尼，無指可標，無奧可入，立僧徒入道之基，開聾瞽遷善之路。當末法艱危之時，猶不失迦文四白羯磨之遺意，故戒壇之盛，歷久不衰。

京師弘慈廣濟寺創於宋末曰西劉村寺兵燹之後，已廢為荊榛瓦礫之墟。至明，憲宗時，潞州僧喜雲慧公，因土人掘得石佛，於其地重建今寺慧公戒行精嚴，遠近欽仰，故法施雲涌，鬱為寶坊賜額，弘慈廣濟，與愍忠並為戒壇。

興朝定鼎順天僧恒明羙公其門人，復初仍公大加脩葺，巍然煥然，一切堂殿，樓閣門廡，倉廩庖湢，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可謂盛矣。於是天孚祐公懼其不久也，作而曰：寺居朝市間，五方襍處，年運而徃，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寺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寺之產，侵寺之事，則僧散矣。因為志，垂誡後人。公歿睡林叢公監院事意，猶以為未廣也。乃建戒壇，築大悲壇，作飯僧堂，粥魚齋皷、安隱高閑，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鎮之以天子之賜額，守之以天子之宸書，凜凜乎其不可犯矣，而其意猶未已也。奮然曰：自我作之，自我述之，慮不足以傳信於後世。於是乎因其法護翰林，供奉曹子恒齋，請余更為志之。俾來者知此寺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嗟乎！叢公可謂賢矣夫富貴烜赫，非不震動一時未幾，而囊金櫝帛，棄擲道塗，腐骨遺髊，狼籍蟲鳥，縱其歷久，而子孫不肖，且不保墳墓而况第宅有如此。前人庀治之，不惜腦髓，斯宜其後人捍護之不啻頭目矣。則茲寺也，不其與宇宙相為終始矣乎？且聞之，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已斬斷葛藤，便可飛龍騰象。閒漢之中，自有頭正尾正之人，所謂根於慈愛，成於利濟者，庶幾叢公之志，可以慰矣。

康熙歲次庚辰仲夏之吉楓亭余賓碩題於松筠菴寓齋

原序

廣濟寺，天下名剎也。瓢笠而來者，等乎流歸海，水有潮汐，而海無淺深，如是故故足以方廣濟。我自廣濟恒老人薙染，以至得法，應知廣濟所由，然後可間。考喜雲祖師創闢以來，古名西劉村寺，不以廣濟稱。元末亂寺亦尋毀。嗚呼噫嘻！今之廣濟，昔之西劉村寺也，自元而明，而至興朝，日月幾何，而遺踪斷碣，遂不可問千百歲後廣濟之，鐘聲幢影，誰復遊而顧之者，用是惘然若失云。又慨然太息曰：廣濟諸宗祖，苟有咀經嚼史，跌宕詩文，如靈一皎然者，安得至此？然不遠遊吳越，能自得師，又烏能作沙門太史耶？以故一扃行脚，徧訪江浙。諸名勝以求所謂沙門太史者，我鈍且拙，始受楊坟老人鉗錘，繼得鶴林和尚契正，恍若泛長，流出滄海，撥飛雲於鰲背，蕩皓月於鯨波，歸見湖湘，沅沚直溝，洫爾廣濟，非律門之海乎！嗚呼噫嘻！廣濟固海，竊謂我亦海也。疇昔讀書白下，與通儒徃來松高石勝處，必出崇論宏辯，與之角談。及名山異書，刺刺不肯休。有能守我律，聽我法，讀我文字者，安在其非泛海之人乎？客有問卓錫地者，則瞠目而答曰：廣濟問厥所

由，則指堂前片石曰：碑文且磨滅矣。客曰：師知西劉村故事乎？曰：否否？客起而曰：師不知西劉村後人安知有廣濟？讀書好古，何所用之？我於此忽有感焉。喜師者，海之源也，西劉廢則桑田矣，恒老人者，又一海源也；廣濟廢，則又桑田矣。廢者可興，興者可廢。言念及此，能不悲哉！嗟乎！喜師者，海之遼絕處也。恒師者，海之浩瀚處也。一則啟其披榛鋤莽之功，一則弔其斷礎頹垣之慘，旦夕鳩工，聿然金碧。古人曾有揮五丁而反山川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我廼焚香禁足兢兢，惟恐家風之或墜下，不能暴霜露，斬荊棘，建闢琳宮於物外上，不能提宗旨唱元機，大開覺路於人間。其為海也，烏在問。及曩時布金之由，則語人以目。悲夫祖宗何負於我而故靳其字而不書也？廣濟志之不作，是我之罪已。夫！是我之罪已夫！因與復初，師兄商確，兄乃踴躍久之，欣欣乎望其竣，又恐其不抵於成廼，使我閉關董其事，上自方丈以及兩柱，有瑰意奇行，悉志之。

朝廷所賜佛像法寶悉志之戒，子中有得法行教者悉志之。自草木禽魚得日月之氣，含天地之靈者，無不載荒渺無稽之物。雖通都共聞，皆削去示信也。梓行後藏板，大悲壇中，後世子孫有怠而不修，善而不錄，以殘缺此集者，以不孝論我祖行之於前，我輩述之於後一世，以至百世，豈非燈燈相續之義歟？凡撰一文，立一傳，必齋心僻處，依其實蹟而成之，不敢少有虛誕，以干四方之鄙，且而犯喜。恒二師之怒也，有如不信，譬之蜃樓作市泛海者，將廻舟而不顧矣。不異不書，不不記，山僧有焉。

旹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別室湛祐書於大藏經閣中

御製弘慈廣濟寺碑

蓋聞堂開鹿苑，誇秖樹之香林；境闢鷲峰，傳寶華之勝地。若其清風盈丈室，亦豈在於離羣？皎月暎禪心，初何嫌於近市？正以琳宮伊邇，瞻龍象者知尊；精舍非遙，聽鐘鼓者易肅。茲弘慈廣濟寺，夙稱名剎，舊住高僧。梵宇莊嚴，峙鳳城之兌位；貝音宣朗，接紫陌之西隅。古木垂蔭於階除，皓鶴聞經於戶戶。境幽塵隔，如在山林；心遠地偏，焉知闠闐？蓮花幢內，常明日月之燈；柏子香中，深入栴檀之海。六時禪誦鐸鈴，響徹丹霄四海，縱流鉢錫。雲依法界。藏經閣敞珠聯貝葉之文；說戒壇高石點雨花之偈。是以駐蹕常臨於地，揮毫特賁於禪扉。睠此幽恬，賞其清曠。僧湛祐，心通釋典，志勵虔修，葺陳構以維新，率群衲以遵禮。住持僧然叢克襄厥事，庭宇秩然。蓋其教以利益群生為本，其事以修持戒律為

歸。朕嘉其同善之心，挹彼廣慈之意。俯俞敦請，爰錫斯文。振寶筏之宗風，弘金繩之覺路。用垂貞石，以示來茲。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皇三子多羅誠郡王(臣)胤祉奉勅書

翰林院待詔(臣)曹曰瑛奉勅篆額

御書處監造(臣)祁世傑奉勅督鐫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皇上賜御書「 玅明圓通」四大字額，供奉大殿。

勅建弘慈廣濟寺新志目錄

- 御製弘慈廣濟寺碑文
- 御書匾額供奉大殿
- 建置圖
- 碑銘頌
- 傳記序
- 賦贊跋
- 尊宿
- 塔院
- 下院
- 題咏

勅建弘慈廣濟寺新志(上)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建置

舊志，弘慈廣濟寺，東望西華門，西接阜城門、歷代帝王廟，南隣乾石橋、萬松老人塔，北近大街寺。基三十五畝，相傳為西劉

村寺古剎廢址，明景泰間，居民掘得佛像石龜石柱於土中，山西僧普慧圓洪輩募緣興復。天順丙戌，尚衣監太監廖屏土聞，賜額曰勅賜弘慈廣濟寺。今康熙三十三年，蒙聖恩勅建御書匾額碑記。

山門三楹，內供金剛像。左右角門，康熙三十三年重修。

天王殿三楹，供彌勒尊佛，左右列四天王，北向供護法韋馱尊天。

東雲水堂三楹。

延壽堂三楹。

米庫三楹。

鐘樓一座。

煤炭庫四楹。

向北書記寮四楹。

西澡影寮三楹。

磨房五楹。

馬房三楹。

皷樓一座。

菜房五楹。

西向北客寮四楹。

皷樓南有井，舊志云：初穿水苦，惟供浣濯。今康熙年間，忽變而甘，大茶湯賴之。住持湛祐和尚題曰改過泉，居士余鴻客銘之。

大雄寶殿五楹，供三世佛，兩旁列十六應，壁繪諸天，內奉御賜宸翰藥師延壽本願經十部，香花供養。古爐三座，成化年造。古鼎銅鐘，萬曆年造。月臺前古槐二株，時有神鳥棲集。

東伽藍殿三楹，供伏魔大帝、給孤長者、清源妙道君。

殿南米庫二楹。

客寮一楹。

鐘板堂三楹，內安禪侶。

殿主寮一間。

茶房三楹。

料庫三間。

香積寮三楹。

西來悅寮三楹。

祖師殿三楹，供達磨初祖、百丈大師、本宗臨濟大師。

職事寮三楹。

習戒堂三楹，以安毘尼大德。

雜用寮一楹。

行人寮三楹。

客寮五楹。

香積厨十楹，在客寮後，前有慧基泉，泉南圊房五楹，向北。

齋堂十五楹，在香積厨後，供賓頭盧尊者，康熙三十八年建。

普門殿三楹，供普門、文殊、普賢三大士。殿順治四年三韓辛大勳得外國白檀造，接引佛金身，供大士殿前。

古槐二株，盛夏扶踈掩暎，觀其葉之燥潤，以占晴雨。

總持堂五楹，在普門殿東南向。

彙善堂三楹，在普門殿西南向。

流雲軒一楹，在普門殿後西向。

馨生窩三楹，在流雲軒後。

月軒一楹，在普門殿後東向。

返照室三楹，在月軒後西向。

返照室五楹，對大悲壇內，供普眼菩薩像。

別室五楹，在返照室後，向南，天孚祐禪師棲息地也。堦前有奇樹一株，人不知名。或曰桐之屬。亦無攷據。詳祐禪師傳。

客寮五楹北向。

第一關在普門殿後，由此入藏經閣。

自鏡堂五楹，在第一關向西。

羯磨堂五楹，在第一關向東。

大藏經閣五楹，詹事華亭沈荃題額，閣上貯大藏尊經六百七十七函，中供世祖章皇帝賜滲金釋迦文佛像一尊，左右觀音普賢二菩薩。有西域僧施供佛牙，廣長五寸，閣下供三十二應觀音相，莆田廖經畫，繪染極為精工。中奉泥金多寶佛銅像，閣前左傍定時針以準刻漏，右設生臺以施鳥鵲。廣庭植海棠二株，方春花發，絢彩蒸霞，都人遊賞，傳為勝事。世祖特延報恩大覺老和尚開爐結制，屢蒙聖駕臨幸。

東方丈五楹，額曰最上乘，在藏經閣東。

西方丈五楹，額曰高着眼，在藏經閣西。

東西各有樓，與閣聯遶，登高望遠，雲樹鬱葱，碧瓦朱甍，陸離璀璨。旭日初昇，夕陽返照。誠燕市之大觀，金臺之勝境也。

壇前垂花門楹遊廊六楹，東西配房六楹。

戒壇三楹，在第一關外，東隅南向，石座三層，週遭欄檻，並白玉石鑿成，玲瓏花草，雲湧獸攢，過於繪畫。上供阿育王塔一座，塔內供四大菩薩梵僧舍利子一顆、御書金剛經八部。壇前懸御書「持梵律」匾額。

遊廊十二楹。

毘盧殿三楹，在戒壇後，內供滲金毘盧遮那佛像一尊，四圍貯書本藏經全部三百三十三函。

閣東小樓一楹，供慈氏佛。

閣西小寮一楹，俱康熙三十二年建。

大悲壇五楹，在第一關外，西隅南向，內供栴檀佛像，向南大悲菩薩像二尊向東，又供釋迦文佛二尊觀像彌陀一尊，外壇左韋馱尊天、右武安王，四面紗籠，香花幢幡，莊嚴殊勝，甲於諸剎。

東觀堂三楹，在大悲壇左。

西觀堂三楹，在大悲壇右。

地藏閣五楹，在大悲壇後，康熙三十七年建上供幽冥教主十殿冥王，下供伏魔大帝。

閣左靜室三楹。

閣右靜室三楹。

別室內供聖駕龍椅寶座，上賜御筆臨米芾觀音讚一軸有寶，又臨趙孟頫大阿羅漢讚十首。

弘慈廣濟寺帝城古剎也。粵稽其地，本西劉村寺基，天順間普慧宗師來自山右，募緣創建，時與尚衣監廖公屏為方外友，上聞賜額曰勅賜弘慈廣濟寺，歷有百年，佛像剝落，殿宇傾頹，有守忠、元善二張公復從而修之，迄今又百餘年矣。(叢)發愿修葺，庀材鳩工，易朽成，稍稱完整，庶焚修者有賴焉。

勅建弘慈廣濟新志(上)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碑銘頌

弘慈廣濟寺碑銘

明萬安(大學士)

都城內西大市街北有古剎廢址，相傳西劉村寺，莫究其興廢之由。景泰間人有得陶佛像石龜石柱頂陶供器於土中，始信■■古剎也。天順初，佛者普慧，山西潞州人，有行■，領戒壇宗師，時■信向，與其徒圓洪輩相規興復之，址■廢久沒荒穢，中為瀦澤，廣若干步，深若干尺，乃募緣價工■治而平之。召六工■■■經■之

初，洪深歷成功之難。適尚衣監太監廖公屏過■竊■甚，語洪曰：屏上荷殊，遇官都監員職典內局及軍營，每欲得一福地，搆寺奉佛，憑法力圖，報大德，於萬一而未能得茲，殆天畀，我與爾師徒共結此善緣耶？遂為洪請牒具其興建之由以聞乞寺額，詔曰弘慈廣濟，時丙戌歲也。公自是累捐己資為費，凡上所賜白金，亦自是輒以付。洪又語曰：寵賚不敢自私■用興復茲寺，以遂圖報之心。是秋九月，首建山門門內左右建鐘皷二樓，內建天王殿中塑四大天王像。丁亥夏後建伽藍，殿中塑給孤長者，清源妙道、崇寧寶德二君像，右建祖師殿中塑達磨百丈臨濟禪師像，正建大佛寶殿中，鏤釋迦藥師彌陀像，左右列十八羅漢尊者，正殿後建大士殿中鏤觀音、文殊、普賢像，至是諸佛像，皆餙以金。凡廊廡門牖，點染丹臒，煥然一新。其齋堂、禪堂方丈僧舍，與夫庖湢庾之所以及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無不畢具。寺成，公乃奏洪授僧錄司右覺義尋陞・右闡教僧住持於內日領酌水獻花，仰祈國祚億世聖壽萬禩，宮壺清寧，嗣德繁衍，下及臣民庶彙，并一切有生，均霑利益公圖報之心，至是咸遂矣。又以寺殆廿年，然後興復，不可無言■■於後■■石。來請■■■來嗚呼佛氏之道，自入中國以來，■教日新其宇日廣，其徒日繁以，而達官貴人徃徃，多信向之，然亦未嘗不與時為隆替。茲寺之作，吾不能究其始，而竊計其所以廢。葢亦因元季昇淑元解之餘，徒■■■■■道為主以致滅■■■■■。今乃復遭際，國家隆平，民康物阜，故有好善種福如太監公者，主張而作新之，而慧洪師徒因得殫厥心力，以成厥功■■。斯■■■之故哉！因紀其始末。銘曰：

佛氏有教　自兆西土
永平而來　盛於中夏
其盛為何　日與及徒
興替靡常　乃與時俱
劉村荒名　莫究其始
道罹變故　僅存廢址
■■■■　■■■■
廢久復興　其道則德
像出於地　人駭厥跡
徒為神之　究乃安宅
主持者誰　帝之侍臣
捐資鉅百　像宇聿新
翼翼新宇　帝錫其額
峩峩新像　金耀其餙　成茲善緣

曰■自始　■■■■■　■■■■■
弘慈廣濟　甲於大都
守而弗替　實係其徒
維時之雍　維俗之熙
帝之■■　■佛與同　永永無■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秋九月■日立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日講官・屏山萬安撰

■■■■大中大夫■資治少■太僕寺■■尚■司■■文華殿東吳朱奎書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奉■大夫・經筵日講官・兼修國史・侍文華殿・長沙李東陽篆額

■■■弘慈廣濟寺助緣碑偈

■■■明釋思胤■■

吾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一切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說法必得信聞，時住處六種成就，所謂處若耆闍崛山之類。而東土自漢建寺後至今傚之亦處也，特其建亦匪易。昔須達多長者之建得，秖陀太子共之，始成精舍，夫豈易耶？都城西大市街北■■■■■■■■■勅賜弘慈廣濟寺者，乃今尚衣監廖公屏所建，繼得司設監太監曹公整疏屏報本之意，聞於皇上，遂荷累賜白金助工恩典。又得前尚衣監左少監盧公儀、今兵仗局左副使王公景、右副使王公郊、董成之，以故山門鐘、皷樓天王殿、迦藍殿、祖師殿、大佛寶殿大士殿，暨諸雕粧繪像嚴，餘方丈、廊廡、旛幢、供具，庖湢庾，亦靡不脩。經始於成化丙戌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夏，規制輪奐，壯■■■處不異乎昔矣■。前開山禪師，諱普慧，號喜雲，山西潞人。具大福緣善說法要，道價崇重。嘗奉■■■■■■■■■■■■■■■■■■■■■■欽依傳戒於萬壽戒壇■■■子。余寅長前僧錄右闡教兼本寺第■代住持諱圓洪，號大

海，輔揚法化，感諸太監。公啟發信心，尊重三寶，久而彌篤，實上祝[redacted]聖壽、延長[redacted]圖、鞏固、宮闈、吉慶、儲[redacted]康寧下及臣民，以[redacted]幽顯生俱霑利樂，葢亦無異於佛住世[redacted]。揆厥緣起，已具今相國眷山萬公安所撰碑文[redacted]。今大海之弟子第三代住持名明，仁名明宗，偕其法兄，余同寅本司右覺義兼華嚴寺，住持名明，聰號無聞，復具勸緣之始末來請余言，用識不朽。夫佛於靈山以法付國王、大臣，良有由然建寺功德，豈可思議？如須達多精舍之建佛，以舍利弗指授規，則經理之際，六欲天顯，現宮殿焉。又佛告地藏菩薩修建佛寺發心及助緣者，百[redacted]生中常受人天福報，若能回向法界，則盡成佛道焉。因果昭然，信不可誣，僭因所請，故叙如右。至若契世尊出世之初心，明生本有之知見，則有非文字所能詮次者。於是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釋迦大聖尊　為法出於世
普欲令生　皆入於佛慧
西乾祇洹舍　東土白馬寺
內弘[redacted]　去來今不異
宗師慧喜雲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教主洪大海　相承闡圓猷
感應功德主　瓦礫糞堆頭
放光現祥瑞　祝贊大明世
永永為福田　同入門不二
發心及助緣　河沙福無艾
離想超諸趣　直入佛境界

僧錄司左覺義釋思盥沐敬撰

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秋九月重陽日，內府尚衣監太監署兵仗局事廖屏立

重修廣濟寺碑記

明(張守忠、張元善)

嘗聞一誠有感，廼假像以求心；萬善同歸，是聞聲而起義。佛光普照，妙化圓融，一時所作良因千載難逢好事。茲以勅賜弘慈廣濟寺肇建，自天順丙戌落成於成化甲辰，迄今歷有百年，以致佛像

斑剝，殿宇傾頹。時萬曆癸未長夏盛暑，愚嘗留憩廡下，因感前人之創建，而弗能保將來之廢毀。因與我同志者捐金義會，積少成多，遂於甲申歲孟夏吉日，鳩工修葺，易朽成堅，稍稱完整。此佛天垂善同誠，俾僧焚修。有賴前人善事，復延上祝，聖壽無彊，皇圖永固。更冀各姓福履延長，施為順利，仍勒芳名於後，用垂永久云。

萬曆十二年夏六月一日，中軍都督府彭城伯張守忠、後軍都督府惠安伯張元善同立

重修金佛像碑記

高珩

聚沙摶土皆成佛道，法華有偈，胡不聞焉。而世人緘其慳囊托於高論，以折蘆大士對同泰主之語，為千載干櫓，將舉江南寺四百八十阿育王八萬四千塔寺之乾闥婆城，此亦耳食之過也。夫實際理地，不落有作因緣，而佛事門中不昧莊嚴土着於有作，是未能幾於無漏因也。而神天勝果求三途中，亦談何容易乎？謂菩提般若，若謂金碧土木，非也。謂金碧土木，足累菩提，般若可乎？故二梵之舟車，三德之旌旄也。野狐禪與獅子吼直一翻，覆乎爾。夫西方聖人之法，予奪有機權實，各當擔板之士，尚有蓬心，豈知廓然無聖，而聖諦第一義，直下了然，全無功德之功？德不住行施者，檀波羅密之，為般若波羅密，俗乎？弘慈廣濟寺帝城古剎也。兵燹以來，丹青漶漫，紺宇白毫，風雨剝落，亦已極矣。工部尚書巡撫畿輔捷軒王公、太夫人劉氏，故七品官加一級。王公尚智之配也，慨然捐資鼎新之，下至法筵供器，一切燦然。然則散花天人與布金長者，固一合相乎？盛事落成，後之花香唄讚其中者，頂禮生虔，隨喜生悅，旋繞感應，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謂是太夫人，以莊嚴土度生說法可也。十方虛空無盡，而此舉功德如之。泚筆戔戔，聊識崖畧，亦正如彈指畫虛空耳。觀者倘以筆墨文字相索，急流而去，不遠乎？至太夫人男，則候補三品官王登元七品官加一級。王登雲監生王登龍孫男則候補三品。京堂王盛唐皆殫心襄事者也。家人焦萬里，督工例得並書。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夷則月望日立

都察院副都御史加一級高珩頓首拜撰並書恭上

御製廣濟寺碑文頌

徐蘭

如來之奧義，在賢智其猶迷；天子之大文，非愚賤所能測。但佛日高懸宇宙，舉世盡沐其光，而乾文上麗雲霄，盡人得窺其象。欽維我皇上道隆前聖，慈等覺皇，德會一源，洞本覺為如之旨，君臨萬國，廣與人同善之心，葢般若為大海之慈航，若廣濟乃神京之名剎，翠華頻幸，靈山之付囑攸存，鳳藻特頒，初地之莊嚴益煥。仁聲善教，上繼三乘，妙諦詮，前無千古。筆底現琉璃世界，花雨瀰天；空中成金色樓臺，香雲布地。於是青岷丹篆，彩煥龍文，兼茲鐵畫銀鉤，祥開麟趾，勝炎漢之圖，梵像迎而拜者萬人。邁李唐之序心經，出而單行一世，人天擁護，琳瑯琬琰同珎金石燦煌日月山河並久(臣)幸過寶界伏睹瑤編，為雹為燈，理昧十支之一，如綸如綍，嵩呼萬歲者三。謹拜首稽首而頌曰：

猗歟梵宮　在天左側
爰有高僧　虔修是飭
鐘鳴於寺　聲聞在天
帝心式喜　稅於金田
錙流景從　慈雲蒙冪
乃製宸章　載嘉載錫
思滌浩露　心融智燈
聖能天縱　無有餘乘
璚畫昭回　寶綸煇映
駕典超墳　入神出聖
峨峨貞石　如圭如璋
煌煌天訓　為龍為光
誰其書之　我君之子
誰其寶之　實維開七
天顏咫尺　龍象秖承
高山仰止　茀祿攸增
二儀同休　三辰比耀
億萬斯年　永光象教

改過泉銘

余賓碩

黃沫內擁　紫苔傍生
金沙倒漾　石岸高橫
滌垢蕩邪　得一以寧
昔也濯足　今也濯纓
谷神不死　川德永貞
以勗厥志　顧義思名

基慧泉銘

余賓碩

惟戒生定　由定生慧
今日復來　昨日斯逝
窅不限深　流不擇細
浮沉日月　出入天地
言不恍然　西方祖意
於何始基　基於廣濟

勅建弘慈廣濟寺新志(中)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佑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傳記序

喜雲慧大師傳

余賓碩

大師，名普慧，字喜雲，山西潞州人也。未詳其生緣，亦不能考其本師授受。明天順初至京師，常與彭城伯張守忠、惠安伯張元善、大學士李東陽萬安相友善，為方外交。重建西劉村寺，宗風大振，名聞九重，賜額廣濟，遂為廣濟開山祖。先是景泰間人有得佛像及石龜石柱於土中者，云是西劉村寺故址。按宋末有兩劉家村，在西者為西劉村，村人劉望雲自謂天台劉人裔孫，得煉氣法。一日有僧號且住者過之，望雲出迎，僧喝曰：守屍鬼！認得老僧麼？雲無語，僧曳杖行。雲執其手曰：且為我說法去。因為之建寺，曰西劉村寺，說法二十年。元末為兵火焚燬，蕩然無遺。至是慧重為興造，金碧煥然，雲水始歸，京師寶坊，斯為第一。慧為明敏，性復沉靜，雖曰默默，而機鋒所觸，犀利莫當。涅槃涅槃後，造塔於玉泉山二聖菴側。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朔，越十六日乙未，帝遣禮部郎中孫洪諭祭於萬壽戒壇。詔曰：爾早通釋典，克持戒律，正期闡揚宗風，何遽一疾而逝？爰昭錫典，特賜以祭。爾靈有知，尚其歆！　樹碑於塔院。大海洪禪師，其高弟也。洪弟子明仁、明宗，皆能祖述宗旨，一時稱許。有云：前有大海名不弱，後有二蛟未生角。至今百餘年，寺僧尚守其遺規云。石戶農人曰：地之靈也。豈不以人哉？一寺也，前何以興？後何以廢？前何以廢？後何以興？觀於且住、喜雲二衲，謂人不靈於地者，必其人非也。故吾於傳而詳其先後之興廢，以為舉世之禪衲勸。

恒明美律師傳

性美，字恒明，順天人也。父王母艾，師生而敦厚，性頴氣雄。母早喪，師泣曰：慈親長逝，我將入山矣。王公遂送入廣濟剃度。時洗元相和尚道風藉甚，師執弟子禮不少怠，周旋進退，悉中機宜。洗元大奇之。及長見廣濟酬應雜沓，不可作焚修地。因退隱玉泉山之二聖菴，閉戶禁足，草衣木食，并日而餐，有曇摩九年面壁之意。葢崇禎元年事也。興朝兵，過玉泉山所獲男婦，盡衣以彩繪。見師有道，使其監守兵發。師與諸婦處，凡數日誦經不絕，畧無亂意，男婦皆敬服焉。兵退悉全節歸。崇禎十五年，皇師復從墻嶺下守將逆戰，半日擒殺數千人，陳尸遍野。皇師還，師意豁如，若不知有軍旅事者。戰場外糜爛血肉，腥穢薰天，過客觸之輒病。師憫然愴惻，荷長鍬，率弟子復初往。是時復初十五歲，亦樂與俱，至積尸處，掘土深四五尺，抱尸入坑埋之。復初顙有泚掩其鼻，師變色曰：此非人耶，汝怪之也。復初用是不復憎惡埋屍。一月復初或以他故辭不行，責之曰：作善事不了底，豈是好人。以故復初無日不偕往埋，訖天陰夜黑時往往鬼哭，亦有白晝現形者，人或逢之無不。師建水陸大會四十九晝夜啟口，後四郊不復聞鬼哭矣。當其始逢兵也，軍士以兩指之曰：瓦迷瓦迷者。華言曰殺其主者。以師方外頭陀令勿殺。師於萬奔竄中，低徊不去。明使來畧地，又不疑貳。天下望之曰：安得實如恒師者乎。師亦不以得名幸揚揚喜，苟非忠信篤敬，足以孚遠近者未易言。此師住二聖庵地甚逼隘。四方禪客歸之計六千請師上座不許。曰。我常行人耳。安知說法。大固請師却益，堅不得已迎滿月法師陞座講華嚴疏鈔。聞之皆有省悟。功歸於師。而師謙讓未遑也。師以一人飯六千，皆果腹無去意師刺血寫，華嚴經飯而不菜，稱曰：白齋爺然，恭敬滿月。師與大等至今常住有巨釜煑粟二十四石。葢遺蹟云。師未策蹇入城市，而名嘖嘖禁庭。時史兵兩曹以至御史內院來謁者，車轍馬跡交於庵門。而司禮監太監王永祚尤加敬禮。諸公問：常住米缺乎？師曰：否。又問：衣單足乎？師曰：然。問答後，忽見行者自外擔菜入，訝之曰：何不藝蔬。師曰：常住無圃。諸公皆無語。王公獨發心買園十畝，為藝蔬地。則知白齋之戒皆為菜蔬不給而起。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賊目。李自成突犯闕下，荼毒生靈殆盡皇師入關逐之八旗所處，皆故明宅第叢林未免築薛之恐樂山僧為廣濟耆宿，不能支馬化龍捨柳林地。十二頃作贄見禮迎師於二聖庵，師復如廣濟。爾時從師來者百人大皆不行。滿月法師亦躊躇二聖庵中。師在廣濟諸藩府，聞之不曰：此絕女色之。恒大師曰。此埋枯骨之恒長老其刺血寫經。請師說法白齋自勵之行。感化行人諸檀那

慕之來者門如市。於是仍請滿月法師陞廣濟座，講護國仁王經。八王隨喜至，見師有加禮五年春。師慨然曰：叢林規矩敗極矣。滿月師已去世，法席久虛且奈何。玉光律師朝五臺山回京闕，師請入方丈。執弟子禮。大皆從師意。隨侍之尊其戒也。廣濟為都門律席，恒師實倡舉之。大益多，常住忽絕糧。師曰：糧盡矣。大何不乞食去。堂中執事皆死。守不散。遂鍵戶瞑目禪床。有頃，忽有叩門聲啟所鍵戶。顯功馮居士送米五六車，至師延入坐定。問曰：送米于意云何？顯功曰：昨夜夢中似有人告曰：廣濟絕糧，何不送去？如是者三，故送來耳。長安遂有成佛之謠。是時復初上人十七歲。其兄德光諱湛祥先，以其未經薙染故復初得常侍巾瓶，湛洽湛寧，湛期湛實，湛因湛檜、湛裕湛禮，湛祿湛祚湛岫相繼。至惟天孚湛祐，上人最幼，與復初同隨杖履，得鉗錘之益。居多副寺。樂山有孫曰慧全慧鑑及回首二公尚稚，師撫之屹然成立樂山臨命時有回禮之意不受也。十三年秋七月，發大弘願，供如意齋，齋名如意。佛家所謂大歡喜之義。有一僧，與床帳衣服，日用動作之物靡不具。問其所好，罔不與之。上自知識法師下及村俗無知之衲，皆平等觀，見則下拜無傲色。齊魯燕趙閔越滇黔有名知識平生嚮慕者，皆以前所供僧之物送之，悉如意焉。而成佛之說由茲定。師乃南渡江遊雨花牛首諸勝，東至靈隱，執頭事。三月後過金陵印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十六年秋，江南行脚歸玉光，師把手甚歡。十八年冬，玉光示寂。

今上康熙二年建大藏經閣，其額宮詹沈太史荃題也。六年正月十三日寅時，呼德光復初，天孚等卧所曰：大願已完，我將逝矣，汝等好為之。皆愕然汗浹，背師沐浴，披衣盤膝，叠掌而逝，建塔於玉泉山外。史氏曰：我佛皆由行門起，我師亦由行門起恒明，豈肉身菩薩耶？何生之慈也？觀其不屑屑于色慾，不戀戀于貨利，以天下為一家，是非不形，物我無間，其所造道至矣。然其無呼不應，無願不酬，苟非再來者，曷克臻此恒明之為僧神矣。世人捨此而求佛于西域，豈不謬哉！

滿月清法師傳

釋湛祐

滿月，大師，姓杜，諱　清，號滿月，山東人也。少讀書學舉子業，博通經史諸家其于正心誠意之學，尤所究心，不樂仕，進去而出家。後參學于京都卧佛寺。岫和尚座下，聽講諸經。和尚問之曰：汝識字否？師曰：未經。師和尚心知其為大器，佯謂之曰：汝

不識字，且向樓上撞鐘去。師出陞樓，撞鐘不少怠。是時慈慧院慈憫庵千佛寺卧佛寺，皆具講席，名僧據坐善信如雲四處聽講者千百計。師于撞鐘暇，竊徃聽講方過。慈慧又到慈憫，還至卧佛三處聽講畢，仍歸聽本寺講經不廢，而樓上鐘聲未嘗間也，如是者五六年。岫和尚疾劇，弟子繞榻，圜立問曰：和尚涅槃後，誰為繼席者？弟子皆有希望心，畧不以師為意也。和尚張目移時大言曰：撞鐘者安在？弟子相顧失色和尚，將祖衣源流與侍者持付撞鐘者。侍者趨出喚師，師甫撞鐘訖，鏗爾。徐謂侍者曰：和尚喚我耶？侍者曰：然。師問：何故？曰：和尚命汝，上座且亟去，將祖衣授師。師拜受上座講華嚴經一章。弟子聞之，驚且喜曰：撞鐘者亦能爾乎？于是深相嘆服。講罷，下座禮拜和尚，岫和尚一笑而逝。師以此主卧佛寺講席，檀護聽法者不減岫公在。時崇禎二年，恒明大師迎入二聖庵。師在玉泉山，瞻顧徘徊，仰視峯巒之突，兀俛觀水勢之洶湧，呻吟有頃，曰：我將老此山矣。日與大講華嚴疏鈔、涅槃諸經。閱十五載。大中有好文者，以左史、秦漢六朝諸書與之論有好詩者，以晉、魏、唐、宋諸集與之談有好奇思卓識者，以莊騷荀、楊管晏諸子與之語，諄諄然如父之訓，其子未嘗稍倦。十四年歲饑絕糧，凡數月，大食糠粃不肯去，徃徃脫衣買粟以辦齋。其師弟之相得如此。常以膝示大曰：我昔在卧佛寺撞鐘聽講後跪華嚴經，瓦礫中不施具，今年近七十膝上，肉痂尚在，萬勿畧得此中意置諸高閣也。大皆欷歔。間有問：其聽經四處不誤撞鐘者何？師曰：此老僧好學耳，豈身外復有身耶？弟子亦不敢復問。師惡聞恠異，院中迭有奇瑞，皆不記曉起。時侍者以銅盤盛水進師沐後，侍者傾所沐水盤底輒氷，且結異花，或蓮或梅或桃杏，盤日進水，日易所結，花亦日異，大內索之。監院抱銅盤獻，自玉泉山至宮禁凡二十餘里，氷不化。皇后見之，氷方解通，都以為奇。師笑曰：此偶事何奇之有？皇后為師送供養，師受之不以為忝。襄城伯李國禎、司禮監王之臣曹化淳等，皈依者凡千百人。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恒師復入廣濟，請師講護國仁王經。一期八王無不敬事焉。二年從容語恒師曰：我將歸二聖庵作西歸計矣。遂示寂于玉泉山。其所留典籍銅盤諸物亦旋失云。別室天孚祐題其畫像曰：這個老人，豁達放曠，卓錫玉泉。發無盡藏。明無無明想非非想。或恐此公文字所障，六經糟粕諸史諢帳。何况西來單提向上。法本非法，講無所講。劈破重關一條拄杖。滿師為何？舌尖榜樣。希聖希賢演說快暢。借問自己，可曾厮像。師道甚高。師膽甚壯。化度生。口頭無量。花亦可獻。鐘亦可撞。勿與多言。此公崛強。

玉光壽律師傳

釋湛祐

玉光老人。諱寬。壽平陽洪同人忘其姓氏。少時徧歷諸山，足迹半天下。順治五年，朝五臺山回廣濟恒明大師。請住方丈。杜門却軌。終日與人坐對無一言故弟子甚親炙者，莫知其由。自主席以至涅槃。夜必燒燭。坐至曉未嘗曲躬兀首挺如也。喜則笑，怒則喝。窅然不知塵世間事。渴飲饑食。有無懷葛天氏之風。至其陞座說戒條理井井。一歲三期共十三載。出其門者數千人。

世祖章皇帝聞之，順治十三年冬，親幸廣濟住持德光入報曰：皇帝駕臨師方，瞑張目曰：親近老僧耶？曰：善。師曰：何不入住持？曰：方且迎駕。師曰：誰為迎駕者？曰：和尚去。師雅不欲出大，以師不接，駕方遑，遽而龍輦已駐山門矣。侍衛傳呼甚急，大固請師不肯行，強扶掖出天王殿。皆蛇行匐伏，師屹立上見之，勃然。有頃曰：不接駕者是誰？師默然，上微笑，下如正殿，住持勸隨駕，師以目瞠之，趨歸方丈。駕回，輦將發上，謂住曰：和尚不知禮住持。惶恐謝罪。上還宮，問：今日朕遊廣濟，御史在否？內臣曰：在。默然者久之，使侍衛來，方丈問曰：不接聖駕，出何經典？師抗聲曰：出梵網經。菩薩戒中，以手抽經與侍衛曰：進呈。皇帝看侍衛得經，馳去。大為師，恐相顧失色。師迺相羊杖履無懼容上御便殿侍衛捧經至上曰：和尚如何？對曰：和尚禮在此中。上展經歎賞久之。越一日，召師入椒園，師不往，大勸曰：和尚當保障此山。師徒步入西華門，至萬善殿，知識皆在，師迺南向趺坐，傳云：駕至知識，皆變色長跪，師卓然不起。上近師坐處曰：和尚好麼？對曰：好無他語。齋畢，拖拄杖出。上又臨問：和尚安在？曰：行矣。上頗重之語善知識曰：汝曹當學此老詔經筵大臣日講梵網經，講官購經，急經價騰貴萬機之暇，常曰：廣濟雖崛強，朕視之愈覺，可喜遣使送幣。師傳副寺曰：汝將去賣之，買米供。使臣曰：此聖賜物也。師曰：有此不將供受，且何為　親？王元宰禮拜者不能悉數。十六年冬，奉旨說具足戒，賜衣鉢七百五十人。十八年駕崩，師親率大哭臨極哀，尋歸方丈歎息曰：萬歲升遐，我亦無意人世矣。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終於方丈茶毘，時得堅固子六十餘顆，世壽八十歲，僧臘五十八歲。外史氏曰：師亦峻絕已哉！凡人讀書至段子踰垣，泄柳閉戶，則掀髯大叫，自謂能之，一見朝廷，則悚然恐矣。玉師之見駕，何其異也？於戲！師亦峻絕已哉！

萬中祿律師傳

何元英

萬中老人，諱海祿，順天，大興人。髫稚祝髮興隆庵。順治五年間，玉光和尚開戒廣濟。師與同衣相誡曰：我等守戒未堅，當先登律堂求造履坐作進退，悉合規矩，方是衲子。非謂畧知經典，以口舌為活計也。况近來沙門佻撻，甚不守律，何稱佛者？遂入廣濟玉光。師語人曰：此戒子也。大加贊賞。師居廣濟衣敝履穿坐無越席，行無越步，經歲不聞笑語聲行過處，塵不為動，有喧笑其側者，師則凝坐寂然視若無覩。玉光師以其純篤，非庸所及，拔為教授。大中有好讀書者，師則欣然，與之究解，終始無倦。雖崛強不馴者，與之處未經月薰，其德皆化。爾雅玉光師愈益敬愛，見師入則閶閶然歡，若父子然有問則答，未嘗妄下一語。出見大，澹然無繁言，而腹中空洞不着一物數十載如旦夕也。八年默然。師坐方丈時玉光師已入滅矣，默然。師好遊，不喜枯坐遂去。廣濟恒老人率大迎師陞座，師仍着前來舊衲冠履行止與木坐方丈同主席六年，未嘗輕責人過，拄杖且虛設堂中有相角者，執事入白。師從容詰曰：汝等執何事廼使相角耶？曰：角矣，和尚何以處？師曰：此何等事不克排解。來白老僧曰：彼不服我。師曰：汝德不可服，掛虛名何益？遂奪其執事，用是兩序。有不睦者，執事悉力以和，不使露諸色相。兩序感師之化，皆怡然無一言，以故說戒六年，檀那若不知和尚在方丈大，則畏之如嚴君也。康熙七年戊申冬，作持戒簡要頌一百十四言，明白易曉，以訓後學，幽燕弟子皆遵之。檢藏之暇，著正法經五卷行於世，撰作在別集中者，皆不錄搜。今摭古外好乘月獨行，聞誦讀聲，師其門，竚立不去。時或以指彈戶牖，弟子知為方丈來也。開門時，師檢其案曰：所讀何書？弟子以誦讀之書對，師聞之欣然給以紙筆。其撫堂中新進皆如此。而於天孚上，人尤切焉。文墨之緣不斷於廣濟者，實師有以基之也。語笑中節，冠履潔樸，不怒而威，不言而化，遊其門者幾二千人。其最上者則曰：非我師之戒不及此。師聞曰：汝等能自向上，我何功之有？康熙十年，示寂於廣濟茶毘，後歸靈骨於二聖庵之塔院。鴛水何元英。贊曰：觀諸塵，緣假相結，如大海水波濤起滅，戒等慈航，彼岸新涉，是何以故而得徹？惟解生定，灰木解脫，因定生慧，摩尼皎潔，宗教悉由，法無差別。萬中老人，遠離苦業，堅持戒，律儀超絕，以此清凉，化諸煩熱，瞻斯道貌，菩提滿月，結跏趺坐，圓頂如雪。我聞至行，壽無量刼，勇猛精進，千花六葉。

德光祥律師傳

釋湛佑

湛祥，字德光，順天人趙姓。八歲拜恒明老人求剃度許之，用是披衲於二聖庵，其在玉泉山也。恒老人且以其年尚雛，不以法律規之，故染而不薙。稍長漸有成德，乃披剃焉。順治元年，同老人入廣濟，皆守戒。師獨喜結納，豁達大度，一言投契，揮金如土，視碌碌庸，不屑也。因朝五臺山得大空和尚戒一變，前所作為，於是居然戒師矣。恒老人曰：德光舉止，非復前日，殆可托以行吾志矣。順治十三年老人，南遊吳越印藏，金陵將束裝，遂立師為監院。老人去，師總持山門。復初，師為副寺，從如掌書算，皆名宿練達常住。事宜故老人遠出，而大不易。是時世祖章皇帝結制二期，說戒一期。龍車數過，恩禮特隆。衲子雲屯，道風洋溢。雖師焦勞所致，復初從如實勳成之復初，慎重能為大從，如檢料纖悉不遺以故師雖監院而內外調，理裕如也。大每歎曰：非恒老人安此二公不至此十六年秋。恒老人歸見山門，氣象無異，昔時喜甚。師與諸藩往來，不啻家人。父子章皇帝結制說法濟貧，作諸佛事，所降旨皆師拜，受師進椒園，啟奏語大臣曰：廣濟德光奏事上傳入便殿，奏訖出一日數次，上不為厭，以其常往奔走勞頓，親出名馬賜之。

今上康熙二年恒師，復建大藏經閣。爾時東華門大街有僧葢閣為游，覽地當事，為其妖孽。至刑曹僧無辯廼，引廣濟葢藏經閣事，欲將此以方彼也。部署遣人問常住欲與東華門僧一等議罪。閣將廢師白部堂曰：本寺後原有藏經閣舊基，非與侵占官街等。且閣之興，世祖皇帝皆聞之，非私意也。閣乃建於是。刑曹相顧曰：不聽德光言幾污此廣濟矣。恒老人藏經閣之興，惟師是賴。十六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六十五歲。戒臘三十歲，造塔於玉泉山二聖庵傍，其離塵所在也。外史氏曰監院，亦難乎其為人矣哉。有道之衲，持誦焚香，不知世事者，良不少也。然一遇事變之來，能劈理分肌，如德光祥師者乎。以師如此作畧，而又托以復初，資以從如諸而後成乃公事而況其外之人乎。今之好獨斷而不用人聽言剛愎不遜自是，其愚者見師當如何也。噫嘻！德光可謂不負老人者矣。

道光會律師傳

釋湛祐

正會，字道光，汾州永寧人。父劉母李師生而持重樸實性直氣剛有不可一世之意離塵。時甫十二歲，安國寺果從師撫之長披度。

後從能隱法師聽楞嚴經。聽未竟，知識忽開眼光，識力與群兒自異。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玉光老人說戒廣濟，師拜受焉。爾時緇衲漸常住，日給浩繁，師慨然曰：我將擊柝大同矣。遂躡芒辭去。大皆不知所如，師亦不作別歸，見故園田廬榛莽，耆舊凋零，斷井頹垣，離離禾黍，低徊久之，不能去云。又矍然而興曰：我道其南乎？於是泛長江，浮震澤，往來於金陵鐵甕之門，徘徊於玉峯鑑湖之上。登高四望，滿目烽烟，憑弔久之，悵然自失。師由是折而北歷。齊、宋、魯、趙魏，為五臺之遊葢，順治十八年事也。其在五臺，退然自處，不敢求異於人，見之者皆不顧。師乃於行單小憩，齋後客師皆出遊，覽不戀師，師徐步入梵園。暮春三月，碉谿草長，荒蔓四圍，路徑皆沒。師乃揎袖拔之，作芟闢焦芽計，忽見空中現金光五六丈，瑞雲中半露文殊，寶相下停尚隱金光中師方錯愕，而菩薩已屹然前立，師禮拜時而一片紫霞從東極飛來，捧之西逝，金光隨滅，師以白大，皆疑之。然師平生無戲言，洵不誣也。本年冬，師見文殊，後發憤，欲透一着子，行般舟三昧，百日不坐，不卧其勇猛之氣，直作與佛齊肩想，以故不戀戀都門大同。擊柝，葢寓言也。師久出雲光，師乃立闍黎於本院。康熙元年，復入廣濟為西堂首座，悉非師志。大曰：師曾見文殊者矣，又行般舟三昧云何？師聞之，輾然而已。是時，萬和尚在座，雲光與師為羯磨教授。十年和尚終，因師說戒，信安不得與廣濟事，且應宗師府萬壽戒壇，兩期不少，暇用是雲光師得主方丈。十五年，雲光遊盤山不返法席虛者，將一載監院迎師還，師入廣濟，乃立振寰上人為闍黎，振寰為燕臺，華胄恬澹自如虔於禮誦，又能左右本山諸事宜故，師得不出叢林，而道風籍甚。辛酉冬，今上皇帝幸臨藏經，閣下問：和尚：安在？闍黎對曰：前接駕者是。上曰：何不見朕？大臣引和尚入，師欲拜，上以手扶起曰：起來。上曰：和尚何處？法臘幾何？師對曰：晉人年七十，上熟視。有頃，曰：殊健在上舉趾而東，師隨駕行入丈室，重瞳顧般若經，問曰：此經共幾卷？師老重聽不及，答闍黎。對曰：六百卷。上曰：朕聞此經八百卷，何云爾？闍黎對曰：二百卷實相般若亦在此中。上曰：汝言乃是，乘翠輦出。大但知闍黎相師之賢，而不知師之用人，實有過人處。嗟乎！悲夫！大覺匪易，實亦難，道光和尚可謂空門之實者也。夫以雲師去後，律堂有欹，不可扶之象，師之來此安然以處之，而大之規模如故，何其幸也！假令雲光去師，不歸龍宮獅窟蛇鼠穴之，且柰何師之復來，廣濟安知其非文殊指示而為此者乎？以是故故師不忘廣濟其主席也，見上而上重之，安人而人服之，其作畧已概可見。噫嘻！師終不得為實於行門者耶！葢確乎守律者矣。

復初仍律師傳

釋湛祐

燕京之西有玉泉山民，風悃愊嬉，嬉如方孩。編蓬為牖，結茅為軒。有太古之風。住持復初。師居之師楊姓母。王懷抱時，捨入二聖庵。出家成童。隨廣濟老人行苦行。顛覆艱難靡不歷盡。其行事大畧載恒明德光二傳中。師為副寺時。出其囊積修築二聖庵并塔院。不取給善信資財本山諸耆宿。嘗言於大曰。師從幼薙染。未嘗作俗人態。十四年十月。父早喪母獨居。師雖在廣濟。而定省不絕。母矢柏舟志師愉色婉容奉事之。而恒老人亦為其有至性甚愛重。老人之為山門。日不安食。夜不貼席。長衣碎衲。赤脚行雨雪中。師無不追隨。老人供齋為菜必甘脆饌。必精潔供養至數千人。而師無有少怠老人坐卧無常所。終歲與十方人同寢處。而師無不侍。自客寮而園頭，而圊房皆委一人總管。而師無不總。外而採辦出納之事，內而焦勞煩劇之工，一一托師為之掌。而師調度秩如也。老人徃徃故掩其功而過痛。責之且甚。而師未之或辯怡然承受無怨言。其為人也。行重語遲。一目稍眇。兩腮不髭。胸無城府。身肥而色蒼。見人輒微笑。十八年德光師逝。僧錄司心明與護法。及諸山開士聞訃慨然曰：如此法席。可無心為之人乎。遂立師為監院。爾時本山緇衲蕭蕭翹翹潰然。欲散米無宿。儲瓶罍將罄，師獨當常住。事不辭其嗣睡林叢上人籍。定寓居八里。庄與師有渭陽誼來歸。摩其頂曰：此子北人南相。可撑我門。遂留本寺睡林雛年丰神清雅，舉止不群，可二旬許。其作畧寬厚，酷類舅氏。此本山香火之所由永久云。師生徒三人而睡林為最然進然榮皆留守下院。十八年，京師地震所在院宇傾圮。恒老人舊建俱毀。師獨鳩工庀材，修葢如故。前後梵殿瓦縫悉裂，畫壁崇垣剝落無剩。師乃晝夜修行傷心蒿目，喟然作意曰：仍雖不德，甫當監院祇林凋謝乃爾耶。是時鎮國將軍法名如髻。發心重整。非師之碩德安所募化之。一時執事悟修蘭若納川諸公。均能奔走効勞以成厥事。其法姪然鼓然悅然志係師髫稚撫養諸公。皆早歲喪師。伶仃孤苦。非師之慈愛又安所輔翼之大日繁。欲起東西禪堂未就。髮豎眉棘。有極不堪之狀。見四五齡小衲。則輾然喜其心。無適莫類。如此。禪堂久竣願力猶未艾焉。進茶時必問曰。大飲否。莫使渴進。食時必問曰。大齋否。莫使饑有。一菓之鮮。必送前。雖從不知味者無私啖。則又感化檀那之大概也。師所安執事朝廷盡識其名而師絕無非分想。

聖天子駐蹕山門，遊幸大殿，深嘉法地，精嚴有霽色。大皆傳朝廷一日之稱許，庸詎知復師繼往開來之不易也？辛酉冬，大悲壇

落成斯時也。滇閩悉平，楚秦向化，啟建祝　國，裕民道場，四十九晝，夜　和碩康。親王奉命凱還，甚憫干戈之慘。又修大悲懺。期二十一日，見師子孫蕃衍重師，德行高閒，聞其奉母尊師為之加禮焉。

天孚祐禪師傳

曹曰瑛

湛祐，字天孚，三韓金氏子。甫生而家遭燬，生七月而孤，六歲時得危疾。有道人至其門，手拈一丸，藥投入師口中，疾隨愈。道人訂其母曰：此子空門法器也，勿久留。年十三，母送入廣濟寺落髮，師事恒明羙。尊宿未幾，母亡，師哀毀，甚久之，豁然曰：吾有以報吾母矣。於是恪遵師訓，讀經論解義，受具戒。後禁足書華嚴經。久之，忽有省發。遂南游江浙，徧參諸方，與靈機觀和尚問答，投契機緣，不偶復去，至京口鶴林寺。時天樹植和尚開法，道風甚熾，師留久之，深入閫奥，授衣偈都門檀護啟請師歸廣濟於寺，別築一室，韜晦自養。諸名剎往往延請開法，卒不一赴師室前種仙棗一樹，甚賞愛之。八景中所謂仙棗垂瓔也。久之，樹壞別種一樹，人皆不能名，或曰桐。

康熙甲戌孟冬三日車駕臨幸坐別室中，問師：此何？師曰：人謂之桐。上曰：非也。桐故多種，此甚不類，存之以待，識者勿強。名有花否？何時開放？師曰：季春時。上曰：花色云何？師曰：紫而藍上。曰：花時奏知。明年乙亥，春王朔旦，上賜御書金剛經八部東宮賜文，徵明所扶杖一其年，季春花放，師趨奏　孟夏朔日，車駕臨幸坐花下，問侍臣曰：識此否？皆對曰：不知。上曰：此皮質柔輭，細蔓不旁，引枝枝上，聳葢異也。師跪奏曰：凡兩株，其一植圃中臣僧一并進奉。上曰：此勿動圃中可也。又曰：爾為宗，為律師曰宗天童牧雲和尚之孫。得法京口鶴林寺天植和尚，問答深合聖意，語多不錄，特賜帑金寺額中。元盂蘭會三日，特賜御書藥師經十卷。十八羅漢讚十首，臨米芾觀音讚一首，師拜受訖。日長至，進暢春園團圞青翠上甚悅。是時，天童祖席啟請師方欲請假，一夕示疾以逝。年五十四，僧臘四十一。建塔玉泉山下為傳。臨濟宗三十三世有偈頌，詩若干首未梓行世。贊曰：

天童一老　傳法十二
佛緣最深　光耀海內
師始以律　如谷傳燈

默悟顯脩　歷然光明
孤陽獨田　窮冬陰沍
氷雪崔巍　風霜飄忽
西方聖人　歸以禪宗
東方聖人　扇以仁風
樓閣千間　雲堂一宿
何處是師　本來面目

大悲壇記

沈荃

十六年秋七月，天孚大師鶴林得法歸。當是時滇南多事，禁旅遄征，干羽臨階，有苗未格，用是發願建大悲壇，以祝　國居。士蔡永茂聞而善之，與俱鄧光乾謂師曰：汝欲建壇鳩材，屬我蔡與鄧，同發是願，則壇於是乎？有成說云：噫嘻！師亦一愿也，蔡亦一愿也，鄧亦一愿也。人但知蔡與鄧之成師愿而不知師之成蔡鄧之愿，而自成其愿也。王寂，本解其貂裘，趨別室曰：師何以絕大功德，引蔡、鄧二居士，不使我少分維摩一座耶？師笑而受之。繼之起者曰梁允，昌曰侯居，正是一公者，則又因蔡鄧之愿而自成其愿者，自成其愿也者，成師之愿者也。上而峩冠博帶之客下而掛錫披緇之侶，罔不倒橐，以完厥愿。辛酉冬，工廼竣，諸君起問曰：佛性歡喜，大悲之義云何？師曰：以大為大，不若以非大為大之為大也；以悲為悲，不若以非悲為悲之為悲也。世人所謂大悲云者，照徹欲界之為大，救拔苦難之為悲也，皆非也，落迦大士說法而已。爾謂之大，而大無所大，謂之悲而悲無所悲。大悲者，無名而強名之詞也。果且有聲與聞乎哉？又問曰：我曹結壇瞻禮之有功德乎？曰：有。曰：昔者西域王通正遊於鄭鄭人搆宮室苑囿臺池樓閣之屬，與之處顧而笑曰：我居石門巖竇焉足矣。安所用此大悲菩薩，豈非石門巖竇之人耶？其素所悲，不悲端，不在壇之成不成也，必築壇者烏乎？義曰：此葢僧之一愿也。天下甫平，擒縱南人所在，且有水火焚溺者，且有崖岸墜落者，且有軍陣相撞怨家讎，對枷鎖杖禁者，種種凶惡，不可名狀。噫嘻！菩薩亦人爾，能不悲乎？噫嘻！我之愿足，菩薩之願亦足也。諸公曰：菩薩者，亦有建壇之愿否耶？曰：大悲者菩薩，建壇者居士也。大悲於我，一而已矣，然而不可褻也。苟斯壇之不建，則寶葢蓮幢，奚以安置士女之瞻仰

者，又何途之從也哉？故曰大悲者菩薩，建壇者居士也。大悲像廼，永茂獨成，併為之記。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加禮部侍加一級・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華亭沈荃沭手拜書

旃檀佛記

嚴我斯

康熙中，佛弟子王國弼與其弟國臣薰修自善，忽得白檀高數尺，寶而藏之。良久曰：此香可成佛，惜乏良工。適江南劉拱北詣門，請見拱北良工也。二子具陳得香事。拱北曰：此旃檀也，世尊曾有之。二子問以故曰：昔優填王思佛而不得見，願刻像瞻禮，舉國名手皆在第不識佛之面目，何如欲中止其事？目犍連尊者聞而憫之，白優填曰：汝等欲識佛狀，能引見王疑，且駭尊者。遂使諸工升忉利天，見佛三返而像成。葢周穆王十二年事，迄今歷二千八百載，而像廼迎入宮禁中，舉世罕見之。葢有是檀者，未必發是願。舉是像者，未必得是，工無恠乎？寥寥千百年，莫之覯也。子得此香，而又遇我，安知不有數存乎其間二子然其說三年像始竣別室。天大師得法還二子請至出像隨喜。和南之後，如見故人旋繞三匝，心神怡悅，退而嘆曰：我終不得是佛供養乎？斯時大悲壇尚未建也。又聞世尊下忉利天，為母說法，旃檀佛像，出殿相迓。世尊三喚像亦三應云：辛酉冬大悲壇落成二子，遂送入廣濟大師奉迎供養。焉知佛不為之色喜乎？於戲！優填之想佛，猶大師之想佛也。師方慕之，而佛副其愿以到，庸詎知非三喚三應之旨歟？壇成矣，佛亦臨矣，大師之愿已滿矣。假令遠邇不識其神，壺掖不傳其異，則此像之來，又烏足為祇林重哉！是年十月三十日朝廷駕幸壇中，一見斯像，又如他鄉之遇，故解白帨懸左臂而去，志不忘也。余於此復有感焉，以千百年不得之香，而王氏忽得之，又得普天下，罕遇良工以造之，又得普天下僅見名僧以事之，又得普天下絕大上剎以供之。又得普天下第一，聰明仁聖，朝廷以拜之，則其理甚非偶然也。世尊曰：無為佛，實在我身，像安得應？嗟乎天下之大感，而遂通儒家泥於理而不化，特未見非常之人耳。斯時也，翠華少駐，從容喚之，我知旃壇，必應聲而出矣。是為記。

皆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三月吉旦賜進士狀元及第・通議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註・翰林院侍讀學士・加詹事府詹事・充纂修・聖訓官・壬戌科殿試執事・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弘文院侍讀・庚戌科文武殿試執事・內秘書院修撰管理・誥勅己酉科山東典試正主考・

歸安嚴我斯薰沐拜手撰

廣濟戒壇記

城西廣濟寺，京師名剎也。舊址為西劉村寺。明景泰間有耕地者，得石碑於土中。天順丙戌，山西僧普慧其地建為寺太監。廖屏以聞，賜額曰弘慈廣濟此寺之緣起也。初為緇流習靜之所，晨鐘暮鼓，一瓶一缽，二三法屬，自相傳授而已。我皇清龍興恒明大師主寺事師，戒行精嚴，福慧圓足，聞風皈向者，不可勝數。始改為律院，延請王光老人入主方丈，陞座說戒，條理井然。歲三期，凡十三載，聽受者恒數千人。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車駕至寺，召見老人，深加歡異。自是王公大人接踵頂禮，寺名益著。恒明始造大藏經閣五楹，貯藏經於上，屢延尊宿，宣揚戒律，如萬中德光，道光復初，皆人中龍象，有功茲寺者也。天孚和尚寺益開拓，樓臺殿宇，金碧煥然，規矩莊嚴，威儀整肅，遂為京師伽藍之冠天孚故名家子人。寺時年僅十三，恒明知為法器，深加愛重。性敏慧，嘗讀法華經有省，遂徧游東南，窮歷名勝。最後至鎮江鶴林寺，遇天樹植和尚，機鋒契合，因受法焉。都門檀越啟請還山，恭遇我皇上至聖至仁，為人天宗主，萬幾之暇，留心禪悅雅聞廣濟。寺戒律精嚴，屢賜臨幸。天孚奏對稱旨，聖心嘉悅，御製廣濟寺碑文，以賜親書寺額，懸之山門。歷賜御書金剛經八部、御書藥師經十卷、十八羅漢讚十首、臨米芾觀音讚一首皇太子賜文徵明所，扶杖一枝。天孚自念，遭際聖明，叠膺榮遇，惟有闡揚佛教，以祝讚皇圖。建大悲壇，復慨然曰寺。以律名律，因戒入歲，為生說戒，而戒壇未立，猶闕典也。

詳考大藏戒壇，宜在寺之東隅，為善神護，持之地壇，凡三層，週圍遮以欄楯，皆白玉石，鑿成雲湧，獸攢過於繪畫，上供阿育王塔一座，塔中貯舍利子一顆壇成皇上親書持梵律三字，以賜每逢。說戒之日，雲水畢至，緇素環列，祥光擁護，香氣氤氳，恍如諸天，森羅左右，見者咸讚，歡不可思。議云：余惟都城說戒之地，北則廣濟，南則愍忠，所設戒壇，皆架木為之。規制未備。且方位失宜，不合大藏。若天孚之考據精確，締造嚴整，不獨天龍八部恒為護持，於以衍佛法於可久，祝聖壽之無疆，其功偉矣。余歲

一再至其地，天孚求記於余。余嘉其所興建，深有合於佛法，而能為我國家宣揚教化也。遂欣然為之記。

康熙歲次戊寅孟春宛平王熙薰沐拜撰

金陵印藏序

周天成

蓋聞釋教之興昉于周時祥光發現，已知西方有聖人矣。自大雄氏以金身入夢，漢武帝遣使西迎，得四十二章經及摩騰、竺法蘭二尊者來我震旦，始重佛法僧三寶。故尼山氏創建儒教，猶龍氏肇闢玄宗，乃當時王公宰輔異道九流于孔老二氏外，別聞夫天地我生性命我造之旨。此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之所自來也。佛祖垂世立教，于諸方世界出廣長舌相，隨上中下演大小乘，但有聞經者，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得不退轉于阿耨菩提，于世出世之力難解之法，而能歡喜信受，其功德可思議哉！至于經之來東土，自梁、魏、隋唐諸君尤為篤信。貞觀間，勅法師玄裝，演譯闡揚，而聖教一叙，遂括之淵海矣。迨至明朝，修復南藏經繕，始起于高祖北藏于永樂庚子梓成于正統。庚申萬曆七年，聖母李太后皈依釋教，頂禮尤虔，印施續藏。自華嚴圓談以下四十一函，共計前後經文六千七百一十四卷，六百七十七函。此南藏之全數也。現貯江南大報恩寺北板全經，貯于大內，不意年久，比遭寇亂釋典散遺已多，南板之殘缺過半。有松影和尚者，禪門之法師也。性嚴圭璧，戒凜氷淵，始住于廬山。而廣陵後卓錫報恩寺，慨然以補造藏板為己任，洵莫大之功矣。予自戊戌夏，奉　璽書織造江寧，偶過長干，瞻禮寶塔，僧指示貯藏板之處，墻壁傾圮，軒窻頹壞。明之二百餘年，為風雨之所剝落者有矣。視無雀鼠穢垢之蹟，亦天龍護持之力大耳。予見藏經閣經板，功成洪鉅，何敢惜涓滴之水，不以益高深于是登然動念，捐微俸以助洪功，猶土壤之加泰山耳。正在庀材鳩工，忽有都門廣濟寺住持律師、恒明等持司吏院掌印、理事官張公、嘉謨、暨馮公顯功、張公、起祥、劉公登科、孫公繼儒等書，併捐資屬，予印藏全經，以董其事。此宰官之願力相濟侍御孫公魁布金二百金有同善云，予亦自捐薄俸，用是力成功，克勷厥事。雖云浮圖合尖，不過藉諸公之力以集成耳。大抵全經，固有要道，儒以盡心知性，握其宗道，以修養性，提其要而釋以明心見性，洞其源摠之三教合一，自古皆然。若佛祖以天上天下之尊，闡無上無邊之法，以三千大千世界願力宏施，自天子以至庶人，必以忠孝節義為本。方今聖天子

聰明睿智，冨于春秋，教敷釋典，現有萬善殿蕉園，各處錫米，賜號賜紫衣，晨夕祝延，再諭禮部，以傳燈附入大藏，頒賜諸王大臣、楞嚴尊經各一部，迎請大善知識，以談性命之學，將見淡薄無為，以奏恬熙之化。一時公卿士庶，靡不信受皈依，實知善法之誘掖，可以佐刑賞之不及者，則佛教之功不淺矣。諸印藏護僧之力，予敢猥云功德哉！

印藏檀越開列於左：

-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中元
- 督理蘇州織造司設局掌印加一級馬偏俄督理杭州織造掌印務事陳秉正
-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孫魁
- 江南等處布政使司布政使陳培楨
- 督理蘇松常鎮四府糧儲道左參政王添貴
- 分守江寧兵備道布政使司右參政李翀霄
- 江南江安等處督糧道布政使司右參政范廷元
- 江南池太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張文光
- 江南通省驛傳鹽法屯田道按察使司副使吳大壯
- 江南都使司掌印都司徐烶
- 蘇州府知府鄒蘊賢
- 蘇州織造物林大張成福　李逢春
- 筆帖式汪顯明
- 江寧織造物林大孫繼善
- 筆帖式葛勒
- 原任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知縣孫繼儒
- 江南布政使司長銀庫郭鼎
- 戶部辦事管理馬獻祥
- 信士馮顯功　張起祥　劉登科　黃旋相

時順治己亥仲秋望日臨濟學人遼左周天成題于織造公署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賦贊跋

廣濟寺賦

釋湛祐

僧自江南歸，城郭依然，丁公已化，一聲長嘯，鶴唳猿驚。

客見園中樹陰交雜，時鳥變聲，整冠而請曰：師以法王之學，運才子之文，必有過人詞藻，幸為我賦之？山僧偏袒合掌曰：敬聞命矣，但愧不文耳。因席而為之賦曰：

惟廣濟之叢林兮，臺殿鬱以嵯峨。東枕西華以卜 築兮，決法海之洪波。嘆車塵之擾擾兮，髣髴寢食於巖阿。花澹蕩兮落蔭，樹龍葱兮交柯。鐘聲沉沉兮相發，鶴影翩翩兮乍過。何須軒冕而佚豫兮，方袍圓領而亦可。婆娑面目兮秖林，道德兮恒河。我常終日閉關而定想兮，蓋空諸所有而不知其他。出門惘惘有不可一世之意兮，且埋頭獨善而學夫詩歌。蒲編兮咀嚼，竹簡兮吟哦。猛然畀之炎火兮，迥革去乎從來意。想而拜我彌陀，塵沙兮金馬、荊棘兮銅駝。奚况此區區之蘭若兮，詎足託遊方之跡而為安樂之窩？秋清小屋兮可供高枕，月明深樹兮可起沉疴。爾乃南北奔馳，不知所止。本分持循，留心生死八極。一言三昧，一指夢幻泡影。宗門如是：水向東流，雲從西逝；經不可談，道不可試；慧外無禪，定中無事。問學佛之原，則靈山在空；問開山之心，則大隱在市。子雖屬我以繡虎雕龍，我已掃除一切而不立乎語言與文字。

歌曰：廣濟兮清幽，僧兮薰修。達人大觀，廢址荒丘。

又曰：廣濟兮蕭森，僧兮登臨。達人大觀，絕壑深林。

亂曰：泰山頹兮黃河竭，星斗虧兮煙雲滅；惟有廣濟風，千年吹不絕。

觀音三十二變相贊跋

高兆

觀音大士普願護群生，三十二相傳寫供養，殆遍塔廟，從未有以應身表示現者。別室天孚禪師住持廣濟律院，修建梵宇，親承鶴林天樹老人付囑提唱濟宗於化度之暇，念大士願中，以種種形度脫生，當使人天覿面相見，作頌拈舉諦。學人覩聞踴躍，捐捨善財，脩諸毫素。適吾友廖子引公客燕，因請繪寫，永供茲院，俾諸有情頂禮圍繞，悟形異法一之義，各乘大願，用證菩提兆，訪舊相過，躬逢圖成，禮誦莊嚴，得未曾有。不敏載筆，敬跋於後。

按院為成化廿三年，尚衣監太監廖公屏所建。後二百年，禪師嗣法重興，而廖子來寫此像異化，同姓因緣感應，蓋不可思議云。勅建弘慈廣濟新志(下)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尊宿

萬松老人名行秀，河內人。遊燕歷潭柘、慶壽各剎，亦曾掛褡西劉村寺。後叅勝默炎禪師令看長沙，轉自已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炎曰：我只願你遲會。一日，有省，復於元沙未徹語有疑。行脚至磁州，大明請益。雪巖滿禪師力叅廿七日，於滿言下廓然大悟，滿以衣偈付之。旋還住中都萬壽金。章宗請入內廷說法宮眷羅拜建普度會，萬雲臻，復詔師住大都仰山，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祖。庚寅，復奉勅主萬壽。晚年退居，從容庵數遷巨剎，大振洞上宗風。至元定宗元年丙午後四月四日示疾七日，書偈而逝，世壽八十一，臘六十。建塔於西劉村寺前，今乾石橋、北磚塔是也。

雲炎師精持毘尼，歷任羯磨，曾演律於寺，後歸盤山，不知所終。

密圓師專心本分，不務塵囂，長年為常住化米，每家一缽，每月再收，有聚沙成塔之意，歷數十年，無倦廣濟，一賴之，人謂之千缽師。

復庵師處西堂之位，儀度端肅，緇素望見，改容瞻禮。然師閑雅溫厚，令人可畏，可親學者瞷其獨處，趺坐觀心，長年無懈。

欣怡師堂中也，亦不詳其生緣年尚少，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耆宿皆敬禮之。忽一日，從容語同衣曰：乞與某甲寫一帳。同衣捉筆為書，欣曰：某物與某，某物與某。同衣訝之。問曰：汝將所有訖，殆將死乎？欣笑曰：然。汝以為奇特耶？同衣驚告於，群徃視之，則已瞑目化去矣。

克念師能背持楞嚴、法華梵網諸經，少時行脚，南方徧叅知識，諸山盡識其名。晚歲北歸，棲息廣濟，日持彌陀萬句兩行，般舟三昧，不求人知，而善信來叩者，接踵對客，默然間出，一語先事有奇驗，葢靜極而通也。

玉庵師為尊證，闍黎有年禮，拜華嚴經。寒暑無間，道範整肅，有古尊宿之風。

翠峰師本京人，玉炎老人之闍黎也。高潔不詭隨，又能悅玉老人門風高峻，目空一世。師獨執侍多年，老人最愛之，且曰：如我闍黎方是衲子，他何能及耶？大受峯鉗錘者皆成大器，至今學者稱之。

普化師修行實，自焚香禮佛外，不知有門外事，常謂人曰：我等衲僧家，生死事大，自治不暇，乃與他事，唐喪炎陰哉！或有冠葢來訪，辭以他出避之，倘有相晤者對之，默然而已。

徧如師為人慎重，周密生平，無一戲言來徃堂中，人皆欽重雲炎。師衣盤山不返，寺中無主席者，戒子星散，師獨留不肯衣。曰：學者原由自己，豈在他人手中討生活耶？後果成律門耆宿。

續炎師日事持誦，不遊市廛，堅守戒律，口不妄開，齒不輕露，焚脩禁足，絕不接見賓客。生平道契，惟恒明老人而已。

恒老人普設如意齋，忽有癩頭陀入腥穢不堪，聞堂中人輒掩鼻却走，執事揮之，出頭陀曰：齋名如意獨不如我意耶？異其舉止，因延入堂。恒老人三拜，引之上坐，供以伊蒲頭陀無所不啖。臨去索賸，恒師與之。且曰：未能充我，願何名如意？師又與復曰：未能充我願何名如意？師又與將出，復索酒肉，師難之。頭陀笑曰：是終不如我意矣。師以錢授之自市頭陀乃欣然曰：是可名如意矣。遂辭衣。衣後職事檢所供食物，與錢宛然，仍留客寮葢，應化聖贊也。

道庵師一生苦行，至老不移，常語人曰：做衲子不勤辦本分事，出家何益？一見恒老人則禮拜曰：此善知識也。

道炎師曾演律於寺僧俗雲臻，後入五臺不歸今上皇帝御書「松風水月」四字賜之。

勅建弘慈廣濟新志(下)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藁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塇院

玉泉山西麓塇院一所，中建歷代方丈塇一座，中內建五十九龕。左普同塇一座，德光祥律師塇一座。右開建律院恒明美律師塇一座。復初仍律師塇一座。

塇院中碑一通，祭臺一座，五供一分。南房七間，北房七間。垂華門一座，大門一楹，小樓一座，南角四圍石垣之，林木叅天，盛夏暑氣不侵。

塇右新建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天孚祐禪師塇一座，在塇院之穆圍墻繞之，塇上照房三楹，外出廈一間，中塇銘行實碑一通，祭臺一座，五供一分。大小羅漢松二百餘株，維樹不贅，林木茂盛。

勅建弘慈廣濟新志(下)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纂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下院

二聖庵：三門，裏鐘，鼓樓二座，二聖殿三間，後大殿五間，東西禪堂六間，耳房四間，大厨三間，後觀音殿三間，大鍋一口，在玉泉山西北華亭。汪曆贊詩「新綠漲天猶吝夏，晚花貪水未歸春」，其處也。昔年於此演律，僧俗萬指，大鍋尚存，炊米二十四石。

玉泉山飯僧地二頃二十畝，坐落二聖庵。

昌平州西南太監馬公化龍捨飯僧園地一十二頃，坐落柳林村。

彰儀門外天寧寺東墻下菜園二十四畝，瓦房五間，井二圓，康熙二十六年置。

勅建弘慈廣濟寺志(下)

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沙門湛祐遺纂

監院沙門然叢編輯

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

題咏

冬日過廣濟寺

袁煒

凍日蒼凉風滿衣　聞鐘下馬訪禪機
早知流水東西去　不及閒雲朝夕飛
貝葉翻經清磬遠　桃花滿觀冷烟微
老年數欲尋玄理　寧待朝僕叩此扉

宿廣濟寺

程敏政

早晚朝簪出苑城　喜投禪室坐深更
頓疑身在山中住　却記詩從馬上成
把釣未能歸計拙　照人偏是佛燈明
枕酣一夜清無夢　蕉鹿當年亦浪驚

偕白塔寺欽上人過廣濟寺

葉維榮

扶節偕道侶　日暮叩松寮
老衲通禪理　踈鐘應海潮
繙經人悄悄　揮麈鬓蕭蕭
一與法筵接　清言共此宵

題廣濟寺

紀映鍾

晚寺蒼汇鴉亂飛　朔風凜凜弄寒威
鐘聲起處行人少　猶有山僧帶雪歸

冬日同鄭侍遊廣濟寺

余懷

古槐深殿徑通幽　風動旛幢瑞靄浮
吟就碧雲探白社　踏殘黃葉見紅樓
鐘鳴午夜寧知省　鴿繞空王不解愁
莫謂老年貪佛日　平生意興在林丘

過廣濟寺

王澤弘

薰風春煖護胚胎　遲日烘雲花漫開
我向海棠親致語　今朝不為老僧來
方丈濃陰自潔清　手栽奇樹不知名
葉垂深綠花凝紫　獨坐蒲團對月明

冬日遊廣濟寺和廣霞韻

鄭重

蒼蒼古木愛清幽　寺後西山一片浮
野衲經行芳草地　詩人吟嘯夕陽樓
每從退食思行樂　便與同心豁旅愁
回首皇居照丹碧　畫圖難得李營丘

遊廣濟寺用前韵

鄧瑛

風塵隔斷上方幽　佳氣葱葱寺裏浮
清磬聲招雲外客　白毫光抱空中樓
禪機直欲窮三乘　羈思能慰九愁
滿眼繁華望宮闕　此身今日在蓬丘

遊廣濟寺用前韵

陳于王

林間鳴磬夕陽幽　樹泊閒雲宿雨浮
鳥語不離清靜地　佛光常現妙香樓
天花散處人同樂　蓮社開時客遣愁
欲問無生尋惠遠　人間何必羨丹丘

廣濟和韵

查克敬

宮闕煇煌佛寺幽　曈曈曙色瑞烟浮
蓮花開後風飄麈　貝葉繙時月滿樓
古樹雪消禪客定　暮山簾捲故鄉愁
勝遊未易還心賞　却擬乘閒訪比丘

過廣濟寺

朱端

樓臺空際出　門外五雲飛
白業三乘妙　青苔一逕微
雁堂風渺渺　龍藏日輝輝
便與禪栖客　清言不忍歸

同馬祖修過廣濟寺（二首）

袁啟旭

飛閣聳霄漢　天高雲氣清
映窻松子落　繞檻鶴雛行
鸑鷟回頭見　琉璃照眼明
已知清靜理　不必學長生

初地留天語　洪爐發御香
青園開白社　紫禁接紅墻
樹影雲千片　鐘聲月一方
何當共秉燭　問法接高光

同昭亭遊廣濟寺（二首）

馬幾先

忽與塵囂隔　入門宮殿清
偶聞一磬響　如在半山行
天語傳松籟　香烟靄月明
未能逢惠遠　何處問無生

漸覺來幽處　行聞一院香

飛花紅撲面　細草綠依墻
鳥雀喧深殿　鐘魚隱上方
舉頭瞻睿藻　初地有輝光

遊廣濟寺和前韵（二首）

蔡坚

寺與皇居近　人霑雨露清
磬幽通宛轉　僧老慣經行
飯罷鳥爭下　燈懸月並明
憑誰相問法　天竺古先生

夜夜天花落　微風吹妙香
幢幡常繞閣　薜荔復緣墻
金埒開初地　瑶函賜上方
紅樓一以望　如見白毫光

遊廣濟寺

洪韶

香林夕照開　一杖破蒼苔
月殿僧初定　花臺鳥不猜
階前青樹合　鐘後白雲來
欲問無生法　還應訪辨才

過廣濟寺

朱庭柏

遙聞鐘磬音　一徑愜幽尋

人有烟霞氣　門垂蘿薜陰
青雲看道器　白月淨禪心
聖藻光輝處　人知雨露深

題廣濟寺

龔鐸

莊嚴不與舊時同　月殿花臺聳梵宮
門外軟塵三十丈　那知僧老磬聲中

同石農白紅橋看落照，遂過廣濟寺

查弘道

氣靜虹垂水　光斜山壓城
樓臺照金碧　鳥雀墮空明
遂接幽人步　還為初地行
聞鐘深自省　欲謝浮名

廣濟寺祝天孚兄五十壽

釋超揆

始信人天定有師　歲寒今識傲霜枝
法身何礙威儀寬　壽量惟應鶴鹿知
沙界三千猶可算　趙州百二未稱奇
未流砥柱心常苦　試看星星兩鬢絲

贈睡林法侄

前人

操持瓶缽有家傳　更向滹沱荷一肩
壇建喜看弘律虎　社開何必種池蓮
五雲卓錫原無住　十字開鑪待有緣
誰道睡公瞌睡　大沙界枕頭邊

自玉泉浮舟至高梁橋，信宿廣濟，與睡林續寰諸公篝燈夜話

前人

去住皆塵跡　何分律與禪
欲尋梵王宅　遠泛御溝舩
燕市沿流句　盤山應化賢
掀髯同一笑　剪燭竟忘眠

和輪菴和尚自玉泉投宿廣濟寺

余賓碩

徒然天下士　一笑已逃禪
花煖石門路　烟深泖水船
蓬蒿容我懶　緇白數君賢
料得經行處　聞鐘夜不眠

重過廣濟，贈睡林上人

前人

信步過禪舍　西風肺氣蕪
一燈明暗室　半偈醒迷途
花檻清晨鶴　烟鐘子夜烏
六時持誦好　心地不荒蕪

己卯秋日同敬夫過廣濟訪睡公（二首）

前人

樓閣浮雲外　松杉落日邊
暗塵消晚磬　清梵響秋天
馴鴿寧知法　拈花欲問禪
如何第一義　自古少言傳

搖落逢時晚　招携與客閒
徑迴秋苑草　簾捲夕陽山
雙闕金莖外　諸天銀漢間
徘徊龍象側　日暮不知還

冬夜宿摠持堂，用少陵夜宿贊公土室，韵二首

前人

琳宮敞天衢　微塵消蹕路
悲風颯恒河　從容得車渡
我心曠以閒　茲遊愜平素
訪舊引禪機　彌新結山趣
逍遙龍藏探　俯仰花臺步
澹然望遠空　隹氣窮四顧
一室土銼烟　趺坐忘寒冱
華月吐流雲　靈禽息嘉樹
冷冷鐘磬音　萬象紛已暮
因之悟吾生　繁霜變零露

人閒境逾清　月明心更靜
征鴻恋群遊　野鶴愛孤影
儒釋本異源　清談忘夜永
茶香烹活流　飯輭煮甘井
飛蓬轉天涯　寂悟夙所秉
前途窮杳渺　後念懸高迥
世事付雲雷　吾生墮箕潁
以此慎風波　了然就幽屏
尋空願啟鑰　觀化惜騎嶺
何當解愛網　獨立三峰頂

贈睡林上人

曹曰瑛

蘭若依丹禁　翛然隔軟紅
閒看雙樹老　靜覺一身空
寵渥承天語　莊嚴邁祖風
自憐難入社　茶話暫時同

己卯秋日，同石農過廣濟寺，訪睡林上人（二首）

章松

鐘鳴開廣濟　樓閣五雲邊
樹影濯初地　曦光徹梵天
鴻聞歸說法　花笑待安禪
上有聖人字　書來萬古傳

招提臨帝座　選勝訪僧閒
見月如臨水　開門似入山
雲垂秋殿角　風定戒壇間
况得幽人賦　相携共徃還

重過廣濟寺訪睡林上人

張昭

三年重過訪　禪寂意閒閒
堦老巢雲樹　苔添畫壁山
天章褒物外　花雨落人間
馴鹿隨飛錫　聞鐘亦解還

題廣濟寺月臺古槐

姚景崇

古槐陰下有神仙　不見神仙幾百年
今日乘風來樹下　晚鐘敲徹夕陽天

廣濟寺後古槐下納凉

郭鈺

鐘靜天空風寂然　暖烟銷盡古槐邊
濃陰亦有山林意　莫遣虫聲來替蟬

壬申三月九日過廣濟寺藏經樓看海棠

張英

萬斛車塵吹軟風　擾擾闐闐喧囂中
焉知咫尺有佳地　香林一鶴塵埃空
穀雨纔過名卉發　紅雲兩簇樓西東

我正來值爛熳時　錦幢繡幄花重重
自昔西川號繁艷　海棠香國將無同
別有神仙好丰骨　苦教桃李若為容
最是斜陽烘屋角　粉腮亂點腥腥紅
惠休知予惜花意　徘徊宛轉芳樹叢
為言居士今老矣　一年一度難遭逢
須乘旭景再來看　烟開露濕春溶溶
我聞斯語笑未答　發人深省如晨鐘
便是上乘微妙義　不須更與叩南宗

前題

張廷瓚

柳絲搖綠啼春鶯　垂鞭拂袖風微生
乘閒走馬過蘭若　海棠雙樹當階迎
扶踈老幹各異態　丹霞輪菌紛縱橫
小綴朱絲琢紅玉　半含細蕊懸春星
微雨輕陰若朝沐　低昂不定隨風傾
恍如華清宿醒重　羯鼓催促愁難醒
自昔諷咏放翁句　錦城歌吹看花行
東阡南陌逞嬌吒　揚州芍藥羞同稱
祇今無復一枝在　碧雞坊裏繁榛荊
燕山名卉不易得　慈仁古寺羅修莖
可憐濃艷雜廛市　弱質怯與囂塵爭
何如此花託清閟　遠公謝客門常扃
丹樓百尺起天際　嫣然欲語依前楹
我來花底日將夕　晚烟落照光盈盈
周遭諦視那忍別　輪蹄頓使心冤清
想象朝景更奇絕　露花滋浥紅蘸蒸
更擬重過存後約　夜來風惡無停聲
天公好事不相借　枝頭香霧應難勝
明年探取任朝暮　更待墜粉傷飄零

己卯暮春曹恒齋供奉招集諸子廣濟寺看海棠

馬士芳

瑞靄氤氳隱梵宮　尋幽步入海棠叢
纔標嫩碧三更月　忽吐嬌紅一夜風
春接上林分富貴　香生初地破鴻濛
光輝摠是君王借　正與身霑雨露同
消受繁華清磬聲　顛狂記得放翁名
千愁萬恨躭春睡　舞蝶遊蜂戀晚晴
宿酒未醒微雨過　流鶯欲囀好風生
莫將街鼓催人去　銀燭高燒照錦城

前題，分得十五咸

汪灝

春風來初地　川紅發香嵓
一夕燕支雨　絳綃潤春衫
艷質喜皈佛　花蔓對經函
宛如優婆花　色相迥不凡
梵音入高枝　珠珠繞颯颯
翻疑剪紫霞　天女散摻摻
老僧飯清齋　世味殊酸酸
復指優曇花　威儀尊古杉
濃淡眼前樹　幽窻雲外巖
心境萬象清　榛莽一時芟
勝因難忍歸　西山從日啣

前題，分得十二侵（二首）

查嗣韓

頗聞僊種植禪林　良友招携入院尋
一笑乍疑神女現　半開微覺彩雲侵

多情合帶繁花相　不語含錦繡心
最愛戒壇清淨地　名花相對話幽禽

雙雙瓊樹共為林　櫪馬嘶來盡合簪
天近獨饒雲日麗　春深不怕雪霜侵
籠紗書在瞻羲畫　擊缽詩成雜梵音
歸到蓬山誇盛事　亂英猶自襲衣襟

前題，分得八庚

黃叔琳

玉河金穗留鶯聲　天街十二春正明
化城香閣絕人境　奇葩移值從瑤京
莊嚴龍象始昭代　時傳翠輦花中行
紫錦雙株竦百尺　夭桃穠李孰抗衡
曉光欲奪碧瓦色　夕艷慣與紅霞爭
恍如懸圃群集　翩翩鸞鶴來合并
又如昭陽讌未畢　三千雜遝理鳳笙
閶閤九重添氣象　上林虞譜徒虛名
看花續舉南皮會　不及飛觴擷紫英(時不及赴)
主人才子東阿裔　承恩甲第連太清
芙蓉閣下捧御賜　墨花松雪同春榮
藉君補却少陵闕　香粉毫端宛轉生

前題，分得九佳

萬經

春暮晴空風日佳　招提選勝有同懷
客攀秖樹多因色　僧設伊蒲且當齋
消得清芬尋翰墨　引來雜珮走裙釵
蓝珠宮裏天花落　雲際門高閶閤排

前題，分得五歌

曹彥栻

珠宮紺宇高峩峩　翠華游幸時鳴珂
繚垣廣廡拓十丈　海棠滿樹當盤阿
結根清淨塵不起　離離細蕊生猗儺
如見翠綃垂玉手　朱顏不醉含微酡
敢作尋常美人看　洗粧解佩參維摩
乘風拂拂啜盃茗　踈陰覆席揚清歌
起問花年驚座客　植來三紀還再過(家恒齋生於壬寅花之移植亦于是歲)
名花國士却相若　詩成起舞重摩挲
年華方盛不用惜　干雲直上舒璚柯

己卯暮春，邀諸公廣濟寺，看海棠分得十一（二首）

曹曰瑛

香林咫尺無塵　暇日招携坐錦茵
雙樹籠烟依法海　萬花啣雨待詩人
燕鶯自合歸初地　桃李應慚占好春
最是年同移植歲(樹于壬寅歲移植適同予生之年)　莫誇佳麗笑人貧

梅花同艷不同春　繞樹依稀索笑巡
酒暈欲銷知睡足　燭痕新褪得愁頻
高懸佛日風沙少　近接皇居雨露勻
詞客山僧齊搦管　却　　結良因

寒月宿廣濟嘯軒

余賓碩

凜凜關山路　稜稜氷雪天

已生無限思　何必十分圓
簾燭歛無焰　樓鐘禁不前
徒將徙倚意　併入嘯軒眠

題廣濟寺雙樹

金之縉

雙樹團團初地尋　到來不廢短長吟
一株不肯躭禪寂　管領春風人上林

冬日憩別室

萬夔輔

室煖爐常熱　階明雪未殘
客愁忘歲暮　鄉思惜居歡
好鳥能添興　繁花亦耐寒
庭前有芳樹　日日報平安

別室八首

釋湛祐

別室從來獨自居　五更燈火碧窻虛
山童又變烹茶法　野老空傳乞食書
賸有片雲翔獨鶴　漫勞尺牘寄雙魚
柴門深鎖無人到　絕壑高峯摠不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十年客坐半窻虛
閒看日漏簷前竹　莫問風飄架上書
扣戶兒童驚乳燕　傍溪鷗鳥嬉游魚

物情共有飛潛趣　我亦憑闌得自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沉沉鐘磬耳邊虛
驚回半枕華胥夢　忽憶十年風雨書
南麓祇堪馴虎豹　北溟終見化鯤魚
今每憶重遊處　峭壁丹崖畫不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天將時雨人清虛
那須支遁同携杖　但有倪寬伴讀書
禁路花深嘶駿馬　御河風急縱神魚
凉秋景物嗟摇落　一葦何年任所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且憑蠹簡問盈虛
江淹漫著銷冤賦　李密空聞掛角書
種得高梧招彩鳳　鑿成靈沼出丹魚
扶笻大笑非無謂　指月傳燈葢闕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御風誰得共憑虛
只言一缽能傳食　無復千金為購書
豪傑共忘秦苑鹿　故交猶望薛公魚
黄昏讀史蓬窻下　拍案狂歌意豁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雲階草色靜含虛
南遊曾道埋金簡　西狩何時上玉書
車馬風塵終鹿鹿　山林日月且魚魚
此中大有忘機趣　杖策臨軒一灑如

別室從來獨自居　十年心意摠空虛
欲從天上問奇字　肯向人間覓異書
山裏惡聞三面虎　海邊驚見半身魚
錫飛未盡搜探興　偃息禪床亦自如

別室晚晴

釋湛祐

雨過蜻蜓喜　花飄蛺蝶愁
杖藜成獨徃　日影澹溪流

十景詩

梵閣春雲

崔嵬梵閣對晴空　十里春雲指顧中
自是徃來常載雨　可憐狼籍不禁風
龍堆晝出邊陰靜　鳳闕朝過御氣同
忽到祇園成小憩　依稀參拜白頭翁

經臺夜月

松門不許遊踪駐　海月偏從薄暮來
稍喜清凉同欵洽　漫將幽思與徘徊
蟾宮有客三秋到　兎窟何人五夜開
莫照山人空外色　須知明鏡本無臺

中庭放鶴

凉秋白鶴下空庭　獨立西風島嶼青
院外客閒同露頂　花間禪定好梳翎
松江唳處還思陸　華表歸時本姓丁
想為世情消未得　遠來堂下一聞經

別室馴猿

山猿自絕天台路　忽傍沙門意若何
佛印禪關新意旨　仙谿玄嶠舊經過

有時熟睡呼還起　永夜相聞泣更多
安得為君添一定　大開襟抱寄巖阿

花開方丈

花發祇林春不深　况將紅白掛踈藤
遠迎麗色峰雙峙　深鎖幽香霧幾層
開落自成塵外物　横斜不礙定中燈
群芳壓倒尋常事　西域青蓮見未曾

香裊深窻

竹窻松火燄中宵　坐爇蛟涎慰寂寥
香氣自能穿佛壁　爐烟未肯駐僧寮
數回欲去仍無定　一度歸來若見招
只待東風好消息　餘馨尚可望雲霄

院樹秋陰

叢林秋晚樹蕭森　影落階除樂靜心
窻上有痕應為日　潭中不染自成陰
僧當大蓋空持缽　我藉餘凉且坐琴
若使乾坤終不曉　却從何處更招尋

海棠晚色

黃昏鐘鼓靜雲堂　晚色行看上海堂
賸有輕盈欺拙漢　敢將妖艷近空王
摠教遲日開先足　但向薰風落不妨
高燭漫勞頻照睡　智燈無恙老禪床

大椿團荳

靈椿本屬天池種　偶到長安亦不愁
自吐雲霞三百度　莫論甲子八千秋
高柯遠障名人眼　交蔭平臨大士頭
我欲借君遮赤日　不教殘暑到龍樓

仙棗垂瓔

仙棗鍾靈海外移　至今惟是怪安期
花香似桂曾無隱　實大如瓜或用奇
蓮座下居欣有托　梵園肥遁最相宜
恒河忽見蓬瀛物　瓔珞垂來亦可疑

自述滿江紅詞（四首）

前人

廣濟禪林　正好寬　西來消息
怪他們　白頭金闕　半星不得
幾處風塵馳戰馬　幾番花月留行客
摠只是　一去不回頭　無益

並非是　深難測
又何曾　高難極
為名韁利鎖　塊然成僻
翠轂故隨月色遠　朱門浪把光陰擲
笑則笑　隨喜繡衣　將人嚇

廣濟禪林　聽車馬　鎮喧京洛
溯開山　許多奇事　宛然如昨

日月平臨留客院　雲霄迥矗繙經閣
怪的是　庭下海棠花　剛吹落

當佳境　詩休索
遇良辰　文慵作
把尋聲問響　付之寥廓
回首不教俗慮起　翻身頓覺塵情惡
苦斜日　不多高　無繩縛

廣濟禪林　又早是　秋聲剛足
念當年　西冷參學　享些清福
晚鴨鳴時山色紫　暮鴉飛處雲光綠
到今日　獨立繡幢間　疑天竺

大拄杖　拖青竹
小紙窻　關紅玉
道書中一句　至人無欲
開闢甓為舒隻手　繁華並不關雙目
有則有　佛典六千餘　都高束

廣濟禪林　別室外　梅花開徹
想江南　負經而去　數枝橫雪
落照笛聲烟翳隔　太湖舟影波光裂
最可惜　行脚賦歸來　三年別

早抹殺　凡夫業
乍跳出　空王刼
與長安故舊　沒些交涉
埜老那知學佛好　山僧自分為人拙
喜則喜　獨坐撿名香　和雲爇

南軒晚坐（二首）

前人

鵲噪林稍墜落花　游蜂忽爾過窻紗

奪巢釀蜜渾閒事　且坐南軒看晚霞

數竿脩竹近南軒　風影輕敲對月圓
寂寂鐘聲人不到　暮鴉歸自白雲邊

雪後登廣濟寺藏經閣

萬夔輔

寶筏渡金繩　高樓與客登
虛無藏萬法　妙有發三乘
鶴語堯年雪　鐘鳴午夜燈
欲尋蓮社約　須覓虎溪僧

春日藏經閣曉望

何李

閣曉望晴空　鐘聲杳靄中
千花迎佛日　萬戶動春風
宮闕金銀界　階墀錦繡叢
上林瞻紫氣　回首意無窮

遊廣濟寺藏金閣

阮檉

自知塵跡入門盡　喜有閒心與道深
夜半登樓僧定後　仰看蘿月思沉沉

遊廣濟寺藏經閣

朱絃

徘徊雙樹下　想像六龍廻
忍草生馳道　慈雲覆講臺
靈禽雲外落　異卉雪中開
為有登樓興　猶扶一杖來

雪夜登廣濟寺藏經閣

龔纓

撥火當寒夜　傳籌起禁城
卷簾山盡失　倚杖月同明
燈暗幢幢影　窻鳴淅淅聲
自憐無酒伴　寂寞話浮生

廣濟舊志跋

弘慈廣濟志成，客起而問弘慈者何？曰：仁也。廣濟者何？曰：義也。仁與義矣，而志焉者何？曰：弘其所慈，廣其所濟也。弘其所慈，廣其所濟，必欲傳諸當時，而聲施後世者何？曰：我以本院諸僧之行事，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皆弘其所慈，廣其所濟也。嗚呼噫嘻！天下一大弘慈廣濟，弘慈廣濟一小天下也。以天下之大，必有君以主之。群公之袍笏者，都俞相答，則史臣必珥筆以議其後。某為善則與之，某為惡則削之，某為忠則賞之，某為奸則罰之。夫為善為惡，為忠為奸，初不計及與之削之、賞之罰之也。然而朝廷作史非無謂也，不過欲天下臣工知有與削賞罰之不可逃，為善而不為惡，為忠而不為奸也。志書之刻，大亦前所云之謂爾，豈山僧好勞也哉？間嘗過高山，探大[餐- 食+土] ，放下凡緣，洞然心腑，此中諸妄消除殆盡，無有所謂與削賞罰累其靈臺也。夫如是，則與削賞罰皆足以害其心，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辟如置一鏡于此，未嘗有物照其中，則湛然已爾。有物臨之，則妍蚩好醜畢露而不得遁。假令妍者好者照之而不別其好與妍，蚩者醜者照之而不分其蚩與醜，安在其為鏡乎？茲所編者，禪門一鏡也。禪門之妍

蚩好醜悉集其中，而鏡不失其為鏡，我相人相令彼自得，而又不為鏡累。夫能諳我之意者，廼能讀我之志者也。我聞祖師東土除棒喝之外，不立文字語言筆墨之事，何為乎來哉？若然，海外有形語之國，以指為口，捷於齒頰，其遂足以為祖師之意耶？僧竊以為非也。我人為道，不入于弘慈，入于廣濟，不入于削賞罰，入于忠奸善惡，誠如異學，棄爾弘慈，去爾廣濟，禁爾與削賞罰，捐爾忠奸善惡，惟有逃入空虛而已。然空虛之內，豈能舍仁與義而坐清淨寂滅之鄉者乎？是非佛之道而魔之道矣。嗚呼噫嘻！法王之法，猶人土之法也。革去語言文字者，亦法也；別出語言文字者，亦法也，此本山志書之所由出也。僧雖獨居別室，傳述古人，繕寫區處之所在，一若珥筆于金馬，與其所與，不與其所不與。其所與者，賞也。削其所削，不削其所不削，其所削者，罰也。推此意以及天下，其亦有春秋之義焉。山僧雖無坐鏡之優，葢亦少過於形語矣。

旹康熙甲歲別室湛祐書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